

※ 文哲譯粹 ※

南朝宮廷詩歌裏的王權再現 與帝國想像

田曉菲* 著 何維剛、雷之波** 譯

引 言

本文是筆者現階段研究項目《中古早期的帝國書寫與個人書寫》之一部分。「王權」，是對英文詞 kingship 不很理想的漢語表述。王權讓人想到帝王的權力，但 kingship 傳達的最主要意思，是君主的身分、地位和尊嚴。它是一個想像的社會建構。

身為君主的人，在本質上和任何一個普通人並無二致。君主憑藉他的權威 (authority) 行使權力 (power)，他的權威是由他的臣下也就是一個社會菁英階層所賦予他的，而他的權力來自於他人對其君王身分、地位的認知與認同。權力來自於他人的主觀感受和認知 (perception)。因此，權力必須具有可見度 (visibility)，通過區別社會等級的象徵性標識顯示出來；服飾、車輿、娛樂、居處，無不起到關鍵作用。

居處包括宮殿，也包括作為帝國心臟的王城。在這方面，宮室應尚儉樸的傳統政治道德話語，顯然不能滿足和解釋王權建構在實際上的運

原文“Representing Kingship and Imagining Empire in Southern Dynasties Court Poetry”刊載於 *T'oung Pao* 102.1.3 (2016): 18-73。譯案：本文所錄《文選》諸詩英譯，皆為田曉菲教授自譯。譯者予以保留，一方面田氏新譯頗與《文選》舊譯有商榷之處，得窺其治學門徑與新見；另一方面文中許多註腳是田教授因應新譯的加註，須參酌英譯方得見其觀照。因而刻意保留田教授英譯，以饗讀者。謹此申明。

* 田曉菲，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文學教授。

** 何維剛，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雷之波，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作和需要。但是，除了磚石瓦當的營造之外，文字的經營也至關重要，甚至比物質的建築更重要。與北朝相比，南朝是文字和文本的帝國。本文探討的，即是劉宋王朝的君主如何在物質和文字的雙重層面上，把「地促不如中國」的江左營造為江南佳麗地，把建康營造為金陵帝王州。

十分感謝雷之波 (Zeb Raft) 與何維剛，以及二〇一八年九月在中研院文哲所座談時楊玉成教授的講評。筆者在修訂譯稿時，對原文略有增刪。

公元四四六年，宋文帝（在位 424-453）於首都建康的皇家園林中，修築了一座小丘——景陽山。景陽山頂，有一座景陽樓峙立其上¹。宋文帝曾作一首〈登景陽樓〉，這首詩尚有八聯傳世²。有兩首同題詩作也以片段流傳至今，其中一首僅存兩聯，為著名詩人顏延之所作，另一首尚存八聯，為宋文帝的弟弟江夏王劉義恭 (413-465) 所作³。我們無法確認這幾首詩是否在同一場合共同完成，不過，文帝與劉義恭的詩作極其相似，這意味著江夏王的詩是伴隨皇帝作品而寫成的應制詩。儘管作品本身零碎不全，這仍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一組詩，因為這是存世文獻中，皇帝與親王，以及皇帝與群臣，於社交場合共同參與詩歌創作最早的文本證據。

在對這一現象進行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先退一步省思，因為對古典中國詩歌只要稍有涉獵的人，可能會對這個說法感到錯愕。我們都知道，正如陳威 (Jack W. Chen) 所說：「在傳統中國的漫長歷史中，許多皇帝（縱使並非多數）都創作了不少詩作。」⁴ 但是，如果我們要瞭解五世紀的現象何以特別、意味著何種文化與政治上的巨變，我們需要先對之前的皇帝創作傳統，及圍繞這一傳統產生的論述，有一個精準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曾經創作過詩篇的漢朝皇帝與諸侯王，往往是在特定的、引發

¹ [梁]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5，頁94。

² 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137。此詩以兩個斷片見存，其中長的見載七世紀初期的類書〔唐〕歐陽詢：《藝文類聚》（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年），卷63，頁1131；短的見十世紀的〔宋〕李昉：《太平御覽》（臺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卷358，頁1777。

³ 分見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37、1248；歐陽詢：《藝文類聚》，卷28，頁501-502。

⁴ Jack W. Chen, *The Poetics of Sovereignty: On Emperor Taizong of the Tang Dynas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p. 161.

情感的環境中，激情自然迸發而作；這些歌詩總是鑲嵌在一段敘述當中，且沒有臣子冒昧同題創作⁵。晉朝(265-420)的皇帝們會命他們的臣子於各種不同的公共場合作詩，但並無任何跡象顯示這些皇帝也曾在這些場合中自行創作，至少在現存文獻中看不到確鑿的證據。以晉武帝(236-290，在位266-290)為例：在公元二八六年的春天，晉武帝在華林園(亦被稱為芳林園)的一次宴會上，命在場的群臣「賦詩觀志」⁶。孫盛(302-373)評論應貞(?-269)的詩作「最美」，而這段評論也被完整地收錄於《文選》之中⁷。《藝文類聚》中收錄了兩段含混標為〈晉武帝華林園詩〉的詩句，但這些詩句實為荀勗(?-289)所作，八世紀類書《初學記》引文有更完整清楚的標題，作〈從武帝華林園宴詩〉⁸。翻檢編纂於七世紀早期的《隋書·經籍志》，顯示在五世紀以前，僅有少數的皇帝以及數量更少的諸侯王有別集傳世⁹。令人訝異的是，即便是魏文帝曹丕(187-226，在位220-226)這麼一位對於文學創作極具熱忱與天資的統治者，他大多數的現存詩賦，特別是與其文學侍從的同題作品，皆是

⁵ 類似案例存數眾多，例如漢朝的開國君主劉邦(247-195 B.C.)〈大風歌〉，漢武帝(156-86 B.C.，在位141-86 B.C.)〈瓠子〉歌，或者傳聞少帝劉辯(176-190，在位189-190)遇害自盡前的悲歌。參照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87、93-94、191。七言的「柏梁臺聯句」或許是唯一的例外，傳聞是漢武帝與群臣在新建的柏梁臺上的創作(參見歐陽詢：《藝文類聚》，卷56，頁1003-1004)。但此詩的真實性高度可疑。比起此詩是否偽作的問題，或許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位試圖追步「柏梁臺聯句」的乃是一個劉宋的皇帝——宋孝武帝(在位454-464)。參見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224。

⁶ [晉]干寶：《晉紀》，收入[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20，頁952。「觀志」一詞出於《左傳》，趙武(?-541 B.C.)要求七位大夫賦《詩》，以此瞭解他們的志向，並從而預言他們未來的發展。[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襄公二十七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38，頁647。下文註中所引《十三經》皆據此版本。

⁷ 李善注：《文選》，卷20，頁952。

⁸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39，頁714。又見[唐]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14，頁348。

⁹ 漢武帝是漢朝唯一有別集的皇帝，僅一卷。漢朝四百年間，僅有兩位皇子有文集存世，西漢與東漢各一位。參見[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35，頁1056-1057。至於曹魏的統治者，情況比較特殊：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叡(206-239，在位226-239)、曹髦(241-260，在位254-260)，每一位皆有篇幅不小的文集，不過曹操於死後才被追尊帝位，而曹丕多數存留的詩賦皆作於即位之前。

遠在他登基前所作¹⁰。晉朝的十五位皇帝（排除死後追尊為帝的司馬懿 [179-251] 與司馬昭 [211-264]），僅有三位皇帝——明帝（在位 323-325）、簡文帝（在位 371-372）、孝武帝（在位 372-390），皆是東晉君主——身後有別集傳世。頗可注意的是，雖然明帝與簡文帝在位時間甚短，他們的文集（各五卷）較之孝武帝（二卷）明顯豐富許多¹¹。雖然沒有確證，但一個明顯的結論就是：君主的身分與其說激勵其頻繁寫作，不如說阻礙了其文學創作的可能。

因此，我們可以說：南朝文學一個異於前代的方面，是皇帝與皇子親自參與臣子在遊覽和公讌場合的創作活動，並留下為數眾多的詩作。如上所述，這在劉宋王朝以前並非普遍狀況。然而，從公元五世紀中期開始，宮廷逐漸成為文學創作的中心。這與前幾個世紀形成尖銳的對比，因為此前著名的集體創作多來自私人遊覽和宴集：二九六年的石崇 (249-300) 金谷集；三五三年的王羲之 (303-361) 蘭亭集；四〇〇年，高僧慧遠 (334-416) 引領的石門之遊；甚或陶淵明 (365-427) 四〇一年參與的斜川之遊¹²。但自劉宋以後，這樣的私人集會很大程度上為皇帝與皇子所引領的文學沙龍所取代。如果說，在公元四世紀最著名的詩集序，是名士王羲之為會稽近郊上巳祓禊的私人聚遊而作的〈蘭亭集序〉，那麼到了公元五世紀，最著名的序文則分別由顏延之與王融 (466-493) 撰寫，而且，雖然同樣是三月三日上巳遊聚的場合，但卻是奉詔作於皇家宴集¹³。這兩組文字於場合和作用上看似相同，但在情境、

¹⁰ 曹丕的父親曹操於公元 216 年封為魏王，而曹丕於 217 年被立為世子。220 年初，曹丕繼承父親魏王的爵位，並於該年稍晚稱帝。曹丕僅有極少數詩作可以明確判斷寫於曹操死後。

¹¹ 魏徵：《隋書》，卷 35，頁 1064。值得考慮的是，晉明帝與簡文帝的文集於北宋 (960-1127) 時尚有流傳，但孝武帝的文集似已散佚。放在手抄本文化的時代脈絡中，這揭示人們對孝武帝集缺乏興趣，因為在一般情況下，一部文集只有被屢屢轉抄，才比較有傳世的機會。〔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47，頁 2052。〔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60，頁 1581。

¹² 石崇為金谷集所撰寫的序文猶得傳世，參見〔清〕嚴可均輯：《全晉文》卷 33，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51。下文凡註引嚴氏此書僅以時代名標示。而西晉著名詩人潘岳 (247-300) 於此次雅集中的兩首詩作（其中一首已殘佚）仍得流傳。參見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632。王羲之〈蘭亭集序〉亦是著名的書法名篇。嚴可均輯：《全晉文》，卷 26，頁 1609。〈遊石門詩序〉，參見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085-1086。陶淵明〈遊斜川〉詩與序文，參見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974-975。即使在公元五世紀早期，亦可見謝氏家族的「烏衣之遊」，見沈約：《宋書》，卷 58，頁 1591。

¹³ 顏延之與王融的兩篇序文皆為〈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分見嚴可均輯：《全宋文》，卷 37，頁

本質與風格上卻迥然有別。公元五世紀早期，像是謝靈運 (385-433) 這樣的名士仍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四友」，那麼於五世紀晚期我們所見到的，則是竟陵王蕭子良的「竟陵八友」，以及六世紀的「東宮四友」¹⁴。這個變化，象徵著中古早期文化領域的轉變。當然在士人群體中仍有「私人」雅集持續進行，但最著名的文學集會，以及大量的文學與文化創作，卻開始圍繞著宮廷展開，這一現象正濫觴於五世紀前半的劉宋王朝 (420-479)。

南朝詩歌長期以來被不假思索地判為輕浮、裝飾性強，但缺乏「意義」。南朝兩百年間確實產生過這樣的詩歌，但其「輕」是必要的，因為它們指向常為傳統道德家、史學家，甚至是文學研究者自身所忽略的某種文化價值與某種詩學重要性。但本文關注的並非這些詩歌，而是另外一類再現皇權與帝國的宮廷詩歌，以及這些詩作如何宣傳與施行王權，並檢視在帝國想像的脈絡下，首都建康的物質建構與話語建構。

展演王權：宋文帝的意旨

晉朝的最後兩位皇帝完全在顧命大臣與軍閥的掌控之下。其中一位軍閥便是手握大權的將軍劉裕 (363-422)，他最終登上皇位，於四二〇年創立宋朝。劉裕登基兩年後去世，由他平庸無能的長子劉義符 (406-424，在位 422-424) 繼位。劉義符很快被顧命大臣廢除，隨即遭到暗殺。至於劉裕的次子劉義真 (407-424)，顧命大臣們認為他性格輕浮，不適合承繼帝祚，不僅廢為庶人，而且也旋即加以殺害。他們選擇了劉裕的三子劉義隆 (407-453，在位 424-453) 承繼大統，即宋文帝。宋文帝可說是半個世紀以來第一位成年登基、長期執政並手握實權的皇帝。但文帝的得位出人意料，亦顯示了權力作為王權最重要的成分，取決於菁英集團賦予皇帝個人的權威。這個菁英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覺自願地服從於皇帝的統治。宋文帝在位期間，必須不斷地與包括其親兄弟在內的菁英集團爭奪權力。

2630；《全齊文》，卷 13，頁 2860。兩篇亦以此題全文收錄於《文選》卷四十六。

¹⁴「四友」一詞本身有悠久歷史，蘊含著相當的威望，因傳統上是指涉孔子的四位弟子以及周文王的四位大臣。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見沈約：《宋書》，卷 67，頁 1774。至於蕭綱「東宮四友」，可參見〔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52，頁 1304。

這位年輕君王所面臨的另一項重要挑戰，是日益強大的北方勁敵。劉裕在對抗北方非漢民族政權時，曾有許多成功的軍事戰役，甚至一度收復漢晉故都長安與洛陽。文帝抱持著和他父親相同的野心，幾度試圖收復北方，但始終未能如願。與此同時，北魏皇帝拓拔燾（太武帝，408-452，在位 423-452）於四三九年統一了中國北境，這一重大事件終結了中國北方逾百年的十六國政權，也正式開啟了南北朝時期。北方的統一對南朝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這一方面體現在國家之間必須維持勢力的均衡，一方面則與皇家意識形態與正統有關。為了與統治中原的有力對手抗衡，也為了對抗有權勢的士族菁英，宋文帝需要展演王權，以證明王朝統治是正當合法，並激發臣民對他個人至高權威的信心。宋文帝從親身經驗得知，王權是一個極不穩定的制度，而權力必須憑藉靈活地操縱臣民對權力的主觀感受和認知。

宋文帝花費了相當多的精力，以確保那些最有勢力的士族菁英不再威脅到他自身的至高地位。一當感到王位鞏固，他立即處死了那些殺害他兩位兄長、並選擇他繼任大統的顧命大臣。雖然沒有他們的幫助，宋文帝不可能繼承大位，但對顧命大臣們弑君與暗殺皇子的懲處乃是勢在必行，不然則無以宣示宋文帝統治的合法性。正如文帝在追復劉義真爵位的詔書中宣稱：

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¹⁵

此後，宋文帝將行政權責一分為二，交給出身於南方最顯赫高貴之家族的王弘（379-432），以及文帝的弟弟劉義康（409-451）。王弘過世後，劉義康權勢日盛，但他「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跡」¹⁶。劉義康不能公開地標識王權至尊，終於導致他於四四〇年被流放。文帝隨後指派另一個弟弟劉義恭出任太宰，然而劉義恭鑑於劉義康的覆敗，在所有事情上皆對皇帝唯命是從¹⁷。

「宣昭國體」的實際物質體現，是文帝在位期間對都城建康大力推動的城市地景建設。四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東晉王朝都忙於鎮壓內部叛亂和擊退北方威脅，建康的建設並非首要關懷¹⁸。唯一的大規模建設，是由重臣謝安（320-385）於三七八年所執行，為此謝安得先通過掌握大權的同僚王彪之（305-377）這一關卡。王彪之

¹⁵ 沈約：《宋書》，卷 61，頁 1639。

¹⁶ 同前註，卷 68，頁 1790。

¹⁷ 同前註，卷 61，頁 1644。

¹⁸ 當東晉元帝於四世紀早期初次來到建康時，「公私窘罄」，即使是乳豬都被視為珍膳。〔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 79，頁 2079。

也同意皇宮「方之漢魏，誠為儉狹」，但仍堅持「保國寧家」遠較修築宮室更為重要。謝安無法違拗王彪之，因此大規模營建推遲到王彪之過世後才得以進行¹⁹。王彪之與謝安於此議題的意見分歧非常具有象徵意義：如果說王彪之代表的是儒家強調節制儉樸以及與民休息的熟悉論述，那麼謝安展現了全然不同的政治視域，將莊嚴的宮廷以及赫赫的帝國，具現化為建築這一眼目可及的標誌。基於種種因素，文化遺產在東晉一朝對王朝合法性的建構過程中，較諸堂皇的宮殿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²⁰。然而，隨著時間流逝，這樣的情勢逐漸開始發生變化，而謝安的營造方案或可謂此一轉變的早期徵兆。到了五世紀三十及四十年代，宋文帝在位期間，建康在南朝的營造與發展出現了第一個高峰²¹。建築項目包括建造北苑，後來改名樂遊苑，於覆舟山一帶大起樓臺²²；四三八年，建造東宮，使之成為「制度嚴麗」的居所²³；四四六年，擴展與翻新華林園，以及修建玄武湖²⁴；還有四四三年皇城的城門建設和四四八年建康城的城門建設²⁵。

在宋文帝的引領下，這一時期也見證了對建康城首次大規模進行的文本建構。對於文帝的王權展演來說，文本建構的重要性全然不下於首都建康的物質建構。文帝於重要的公眾場合親自動筆，並命臣子一同創作，其中包括文帝的首要文膽顏延之。

四三三年初冬，文帝親臨北湖觀覽田收，顏延之奉詔撰寫了〈應詔觀北湖田收〉²⁶。觀收的時間和地點選擇都和觀田之行為本身一樣，具有象徵意義：在古代中

¹⁹ 同前註，卷 76，頁 2011-2012。

²⁰ 參見鄭毓瑜：〈名士與都城：東晉「建康」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頁 33-74。

²¹ 賀雲翔：《六朝瓦當與六朝都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頁 123。

²² 〔唐〕許嵩：《建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12，頁 327。樂遊苑位於覆舟山南（今南京東北的九華山），位置正是東晉北郊舊址。《建康實錄》引用顧野王（519-581）《輿地志》，指出元嘉（文帝年號，424-453）期間文帝將北郊遷移他處，並於原址建構了北苑。從元嘉十一年（434）皇帝於此地舉行上巳祓除的宴會來看，可推測北苑在此之前便已完工。

²³ 沈約：《宋書》，卷 99，頁 2423。東宮於元嘉十五年（438）建設完畢，可參見許嵩：《建康實錄》，卷 12，頁 322。

²⁴ 沈約：《宋書》，卷 5，頁 94。

²⁵ 同前註，頁 90、96。西城門命名為闔闔門（此不僅是天門的名稱，亦是東漢與西晉首都洛陽城西門的名稱），而北城門命名為廣莫門（北風名）。

²⁶ 李善認為北湖是樂遊苑的一部分（參見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49）。但樂遊苑位處覆舟

國的宇宙觀中，北方對應凜冬時節；而北湖之所在正是帝國用以祭祀地祇的北郊舊址²⁷。建康城中都市風景的轉變——重要祭祀地景的遷移，以及新的儀式性或象徵性空間的建構——作為皇權與治術的展演，在首屈一指的宮廷詩人顏延之筆下得到完美的表達。

周御窮轍跡，The Zhou king's chariot tracks extended to the farthest distance;

夏載歷山川。Xia's transports traveled across mountains and rivers.²⁸

蓄軫豈明懋，How could storing away the carriage be sagacious and virtuous?

4 善遊皆聖仙。Those good at touring were either sages or gods.

顏延之於詩的起首便使用了兩個遠古帝王的故實，明確標出君主巡行天下的傳統。相對於靜止的王權，顏延之著意點明「善遊」的重要性，這一措詞清楚地隱涵著「惡遊」的可能性，也就是僅為了個人享樂而作的遊幸。下一聯明白陳述帝王的出遊何時才是正當的（膺順而動，巡察廣廬），之後緊接著的幾句則描繪本次出巡：

帝暉膺順動，The imperial radiance moves according to propriety,²⁹

清蹕巡廣廬。Traveling on the cleared route to inspect vast plots of land.

樓觀眺豐穎，From the lofty tower He gazes at the dense ears of wheat;

8 金駕映松山。His golden carriage gleams amidst the pines on the hill.

飛奔互流綴，Speeding chariots follow one another in a flowing stream;

山南，而北湖則位於覆舟山西北。顏延之這首詩作，見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49-1051；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30。此詩其他英譯可參見：Tina Marie Harding, "Echoes of the Past: Yan Yanzhi's 顏延之 (384-456) Lyric Shi 詩"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2007), pp. 147-148; Fusheng Wu, *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anegyric Poet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pp. 90-91。除非另外註明，本文中所有的漢詩英譯皆為筆者自譯。本文所討論的幾篇詩作，皆收錄於六世紀的總集《文選》，李善注和其後的五臣注是本文辨析典故源流的出發點；此外對相關的現代注釋亦有參考並注出。未特別加注處則為筆者之創發。

²⁷ 為修築樂遊苑，北郊由覆舟山南麓遷移至此。復因此地成為北湖選址，北郊又被再度遷移。參見沈約：《宋書》，卷 14，頁 346。

²⁸ 此處如李善注所言，周御指周穆王，以周行天下知名；夏載指的是夏王朝的創始者、傳說中的大禹曾使用過的四種交通工具。《尚書》記載了大禹之言「予乘四載」，根據孔安國（活動於公元二世紀前後）傳，「四載」為「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櫟」。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0。

²⁹ 李善注引《易經》：「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罰。」

緹殼代迴環。Vermilion-clad archers on horseback make continuous rounds by turn.

如果說第七句是從皇帝的視點出發，從聳峙山頂的樓觀俯瞰金黃的稻穗，那麼第八句則轉換為旁觀者的視點，從遠處觀望天子的「金駕」³⁰。下文將論及，這是顏延之獨特的書寫策略，這類書寫中的「視點轉換」類似現代電影中的鏡頭轉換技巧。這樣的書寫手法使讀者的注意力隨著攝影鏡頭角度的轉移而轉變，也就是說，宮廷詩人於再現 (representation) 過程中扮演的中介角色，不僅再現天子之所「觀」所見，同時也再現臣民眼中所觀所見的天子；從兩方的書寫，印證了天子的身體行動在場景上留下的「印象」。將皇室權力轉化為「可見」，是詩人的著力之處。

在上面詩句裏，詩人給讀者看到一個視覺至為鮮明的景觀：一點金色映襯於蒼翠的松山。讓我們繼續運用電影運鏡的比喻：這是詩人以長鏡頭來展現皇帝（以「金駕」的換喻表示）與其周邊環境的關係。儘管天子在行動之中，但從遠處看來他卻是固定不動的，只是他的侍從與衛士在川流不息地行進。身著緹紅軍服的皇家儀仗隊不斷迴環往復：顏延之此處奇幻的視覺描繪，使得皇帝出巡宛如紅日運行這一陳舊意象得以翻新。

神行埒浮景，The divine journey equals the course of the sun's rays,

12 爭光溢中天。Its rivaling brilliance overflows in mid-sky.

開冬眷徂物，As winter opens, we gaze at the withering plants,

殘悴盈化先。Even declining and withering, they are fuller than in early spring.³¹

如果有誰居然能夠把寒冬時節垂死的植物，寫得充滿活力與生氣，那麼此人非顏延之莫屬；藉由一個匪夷所思的轉折——「殘悴盈化先」——顏延之聲稱那些枯萎的草木還是比初春尚未發芽的草木更為豐潤，而事實也的確如此，並不是胡亂奉承。

陽陸團精氣，On the lands facing south the numinous energy gathers;

16 陰谷曳寒煙。And from the northern valley cold mist trails.

攢素既森藹，The amassed whiteness is copious and permeating,

積翠亦蔥芊。Layers of verdure are lush and abundant.

³⁰ 「金駕」指「金輅／金路」，天子出行專用的車輦，車前橫木鍍金。同前註。

³¹ 筆者對此行詩句的解譯，採取《文選》五臣注之呂延濟的解釋。參見李善等注：《宋本六臣注文選》（臺北：廣文書局，1964年），卷22，頁412。

息饗報嘉歲，Resting the farmers and feasting the gods, we offer thanks for a great harvest;

20 通急戒無年。Balancing grain storage for urgent needs, we guard against a year of dearth.

溫渥浹輿隸，Benevolent grace is spread even to common laborers;

和惠屬後筵。Gentle kindness extends to attendants in the rear.

縱使冬天並非草木茂盛的時節，顏延之於第十七至十八句，藉由描繪「攢素」（指上句的寒煙）之「攢」以及「積翠」（呼應前文的松山）之「積」，經營出一幅大自然無比豐富的圖像。緊接著大自然豐富的餽贈，宴饗與祭祀使人神同得滿足。十五至十八句的自然描寫，相對直白且易於閱讀，但十九至二十句戲劇化地一變而為凝重、濃縮，把數種取自儒家經典的技術性詞彙精煉地整合在一起，非常有效地使讀者注意到詩作的語氣格調發生了轉移³²。在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句中，關懷無年通急的皇帝，將其恩澤普施於百姓以及龐大侍從隊伍中包括詩人在內的最卑微者。最後，詩人以謙遜之詞作結：

觀風久有作，Long have there been writings on observing customs,

陳詩愧未妍。But I am ashamed of my lack of skill in presenting a poem.³³

疲弱謝凌遽，Weak and weary, I beg off speed [in composition]:

取累非繆牽。My limitation cannot be blamed on the reins.

對最後一聯，李善注引了《戰國策》中的一則故事，故事中一名高明的御者感到疑惑：為什麼他駕馭的千里馬卻無法馳騁千里呢？後來他才得知，是策馬的韁繩太過冗長之故³⁴。《戰國策》的故事無疑提供了這一典故的最早源流，但顏延之在寫這一聯時，他的心中可能想到的不是《戰國策》，而是西晉詩人兼政治家張華的四言詩：「繆牽之長，實累千里。」³⁵無論如何，顏延之意指他身為一位作者卻思慮遲

³² 蜡祭於歲末舉行，用以饗神，亦使農民暫得休息。參見《禮記注疏》，卷 26，頁 500-501。《禮記》同時也記載，若一個國家的糧食儲藏不足六年之用，稱之為「急」，而臣子必須平準出入（通），使糧食儲藏能達到三十年之用。參見《禮記注疏》，卷 12，頁 238。「無年」意謂歉收，參見《周禮注疏》，卷 14，頁 210。亦見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0。

³³ 李善注引《禮記》：「歲二月東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禮記注疏》，卷 11，頁 226。

³⁴ 同前註。

³⁵ 張華：〈勵志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615。亦收入李善注：《文選》，卷 19，

緩，無關乎韁繩累贅，而是其天生笨拙之故。其他的作家在為相似詩作作結時，往往表現頌揚情緒或感激之情，或是籠統地述說自身能力的孱弱，顏延之卻特地指稱本篇作品的創作，強調宮廷詩人之技藝。這種特殊的寫作策略，後來成為應制詩常見的收尾手法。

公元四三四年的樂遊苑詩集，是以文本再現皇權的另一個極佳例子。樂遊苑的前身在東晉時僅是一「藥圃」，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434年3月28日），文帝在新修繕的園林內舉辦了一次盛宴，一方面慶祝上巳節，一方面為即將遠赴外藩任職的二位皇子餞別³⁶。在宴會上文帝命所有在場官員作詩，顏延之被特別任命為詩集撰寫序文。雖然詩集已大多散佚，但是顏延之所撰寫莊重的四言詩，以及典雅的駢體序文，皆因收錄於《文選》而得以傳世³⁷。此次集會以及顏延之所撰寫的詩序，可謂是南朝樂遊苑諸多集會與詩歌創作之濫觴。同時，正如前文所述，標誌著文學生產從士族群體到帝國宮廷之轉變。

我們無法確知文帝於這些場合中，是否曾親自參與創作詩歌，但毫無疑問的，文帝於四四六年（或稍晚）在華林園的遊覽中，確實留下作品。這便是〈登景陽樓詩〉。如今這首詩仍有兩段殘存：

第一段：

崇堂臨萬雉，The lofty hall looks down on the city with walls of ten thousand yards;³⁸

層樓跨九成。The soaring tower rises above nine layers.

瑤軒籠翠幌，Its alabaster balustrade is enwrapped in kingfisher curtains;

組幕翳雲屏。Patterned hangings are hidden behind cloud-painted screens.

階上曉露絜，On the steps morning dew sparkles;

林下夕風清。In the grove an evening breeze refreshes.

蔓藻嬛綠葉，Delicate green leaves of water plants lightly trail;

頁 923。

³⁶ 參見李善注引裴子野(469-530)《宋略》。李善注：《文選》，卷 46，頁 2049。

³⁷ 顏延之：〈應詔讌曲水作詩〉，李善注：《文選》，卷 20，頁 960-965。此詩英譯可參見 Harding, "Echoes of the Past," pp. 159-161。

³⁸ 「雉」為古代度量單位，其實際長度因時而易，首都城牆往往被稱為「萬雉」，班固(32-92)於〈西都賦〉亦以「萬雉」來形容西漢首都長安。參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 24，頁 602。

芳蘭媚紫莖。Purple stems lend charm to fragrant orchids.
 極望周天險，I extend my gaze into the farthest distance to encompass the steep
 terrain,
 留察浹神京。My attentive inspection spreads throughout the divine capital.
 交渠紛綺錯，Crisscrossing ditches are numerous like an embellished pattern,
 列植發華英。Trees and plants in rows produce lovely blossoms.

第二段：

士女炫街里，Men and women shine forth in the streets,
 軒冕曜都城。Carriages and official attire bring splendor to the capital.
 萬軫揚金鑣，Myriad coaches flash golden reins;
 千軸樹蘭旌。Thousands of ships all raise perfumed streamers.

第一段開頭描述了巍峨聳峙的樓臺與壯麗京城的相對關係。第二聯描寫高樓內部，其深度就和其高度一樣驚人，掩藏於重重帷幔與屏風之後，幽深難測。第三聯將場景轉移到高樓之外，分別勾勒晨景和暮色。劉義恭與顏延之的同題之作〈景陽樓詩〉很明顯是應和文帝的詩歌，從二人的和詩來看，文帝詩中應當也有一聯描寫季節景色，但在現存的版本中，這一聯似乎是散佚了。第四聯「蔓藻嫵綠葉，芳蘭媚紫莖」，作為對自然風景的近景特寫，是詩人最刻意雕琢的一聯，也令人聯想到謝靈運的詩作，因為上下句第三個字的位置所選用的動詞，都經過精心的選擇。「媚」若作為動詞使用，往往形容人的情感（喜愛／取悅），但在謝靈運的詩作中，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地將這字應用於無生命的自然物（吸引／施媚）³⁹。文帝詩中的「紫莖」，指的是草木略帶暗紫色的新芽嫩葉，這一聯刻畫出一幅初春萬物復甦、草木新鮮而又脆弱的印象。第五聯則強調了君王視野的開闊和包容，從城市中的水渠與大道延伸開來，一直拓展到城市以外的空間。而在第二個詩作殘片中，我們可以看到舟車往來。都城作為帝國的心臟，是水陸運輸交通和信息傳遞的中轉樞紐⁴⁰。

在高聳的景陽樓上眺望到的風景，從近在眼前隱微的細節延伸至廣闊無垠的遠

³⁹ 舉例來說，謝靈運名作〈過始寧墅〉：「綠筱媚清澗」，或〈登江中孤嶼〉：「孤嶼媚中川」。參見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160、1162。

⁴⁰ 不論是第一段或第二段，末聯二句都不像是一首詩的結語。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原詩真正的末聯已經亡佚。

方，在在是皇權的衡量與體現。數十年後，南齊王朝 (479-502) 法制規定：「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⁴¹ 這正是因為觀望和知識中所蘊含體現的權力運作。社會背景與文本再現兩者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江夏王劉義恭的〈登景陽樓〉詩中有絕佳的展現，該詩敏銳地意識到維護皇帝視野至高無上權威的必要。

- 丹墀設金屏，On the crimson floor a golden screen is laid out;
 瑤榭陳玉床。In the alabaster kiosk, jade seats are set up.
 溫宮冬開燠，In the south-facing palace warmth spreads in winter;
 4 清殿夏含霜。The pure halls feel frosty in summertime.
 弱蘂布遐馥，Delicate blossoms spread aroma far and wide;
 輕葉振遠芳。Light leaves send off a sweet smell into the distance.
 彌望少無際，My view stretches almost indefinitely,
 8 肆睇周華疆。I extend my gaze as far as possible to encompass the glorious realm.
 象闕對馳道，Twin watchtowers face each other across the imperial thoroughfare,
 飛廉矚方塘。The Feilian Bird looks upon the square pools.⁴²
 邸寺送暉曜，Residences and temples shine forth in splendor;
 12 槐柳自成行。Locust trees and willows naturally form lines.
 通川溢輕艦，The flowing river is crowded by agile vessels;
 長術盈方箱。Long boulevards are filled with carriages driving abreast.
 顧此燭火微，Looking at myself, such a feeble glow from torch fire,
 16 胡顏廁天光。With what face could I be bathed in heaven's splendor?

劉義恭的詩作同樣只是殘篇，而其書寫模式與文帝的詩作緊密應和。起首二句描寫內部場景，正與文帝第二聯內容相稱。三至四句對於季節變化的描寫，可能正符合了現存文帝詩作中散佚的一聯。五至六句回應了文帝第四聯中對於初春草木萌發脆弱形狀的描述，而七至八句則重複梳理文帝第五聯之高塔景色。緊接著於九至十二句中對於城市的描寫，就意象與措辭而言可謂是文帝詩作的回聲（道旁的列植與士女邸寺的光彩）。十三至十四句的舟車描寫，基本上就是對文帝詩中十五至十六句的重寫。似乎只有最後兩句——作為臣子謙遜且得體的表白——才是江夏王劉義恭

⁴¹ [梁]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卷22，頁417。

⁴² 「飛廉」是一種神話中的鳥，同時也是西漢皇家園林中「飛廉館」的名稱。

自己的創發。但若我們仔細審視，可以發覺，我們不能僅把此詩視為簡單的模仿：在詩的第四聯裏，江夏王用了一個值得深究的用詞：「少」，來形容他在景陽樓上所見的景物（「彌望少無際」）。「少」的含意模稜含糊，似乎規制住了江夏王劉義恭無限的視域，而促成了皇帝視野的無上地位。

顏延之的同題詩〈登景陽樓〉，可能也撰寫於同一場合。但相對於文帝與劉義恭的作品，顏延之的詩僅有兩聯傳世，分詠季節與植物。這兩聯似乎正對應著劉義恭詩作中的三至六句，但是顏延之詩第二聯各以水／山分詠草卉，實更貼近文帝詩中草木一聯、水陸分用的書寫。

風觀要春景，The wind tower invites in spring sun;

月榭迎秋光。The moon pavilion welcomes autumn light.

沿波被華若，Along the waves splendid pollia spreads;

隨山茂貞芳。Following the contours of the hill, sweet evergreens flourish.

文帝開創了一個熱心於大興土木與城市發展的時代，將這幾首詩合而觀之，這些詩作則共同促成了文帝一朝對都城建康的話語建構。物質實體與文學創造互為表裏，標誌著建康已不再是流亡政府的臨時中心，而是王權的真正所在。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南朝放棄了統一中國領土的抱負。同年，也即公元四四六年，宋文帝另有一篇令人驚艷的作品，在對臣子發布的詔書及其附詩中，流露出亟欲收復北境的情感。沈約(441-513)將這篇詔書以及詩作收入《宋書·索虜傳》⁴³。在這篇詔書裏，文帝巧妙地結合了自身文藝愛好者的形象與其國家元首的角色：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紉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慚德。而區宇未一，師僅代有，永言斯瘼，彌千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⁴⁴，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

這篇詔書雖然簡短，但措詞卻精密複雜。文中揭示，文帝對於塗炭生民的關懷（「眷」），取代了他對詩文的熱情（「愛」），而他少時的「遊」、「翫」，亦被如今

⁴³ 沈約：《宋書》，卷 95，頁 2341-2342。沈約還收錄了文帝作於五世紀四十年代的另外一首詩，作於得知宋軍敗於北魏、滑臺失陷時。

⁴⁴ 這一句引用自《詩經·大雅·皇矣》（《毛詩》第 241 首）。此詩描寫上天眷顧西方，西方正是周土所在。參見《毛詩注疏》，卷 16，頁 567。

亟欲懲惡拯善的念頭所代替。他曾經花費極大的心思（「屬思」）在寫作上，如今這些心力卻轉向統整大臣們提供的謀畫（同樣是「思」）。文帝將北境子民的困苦（「瘼」）巧妙地嫁接到自身，與個人的身體病痛交織在一起，而群臣無不皆知，皇帝身體欠安實源於對國事思慮過度（「疲疾」）⁴⁵。詔書在結末描述臣子們都對國家抱有濃厚的情感（「體國情深」），這在措辭上也呼應了前文書寫皇帝自身的「情兼家國」。這封詔書是在召喚群臣不僅應該分享皇帝的情感，而且應該切實地感受到政體／國體的疾病，它在皇帝「疲疾稍增」的身體上得到呈現。

附詩更是皇家意識形態的絕佳再現：

季父鑒禍先，Father Ji had foreseen the disaster before it happened;
 辛生識機始。Master Xin recognized the crisis from the beginning.⁴⁶
 崇替非無徵，Prosperity and decline do not lack omens;
 興廢要有以。Rise and fall ultimately have their reasons.
 自昔淪中畿，Ever since the loss of the kingly domain,⁴⁷
 儻焉盈百祀。Suddenly it has been over a hundred years.
 不覩南雲陰，One no longer sees southern clouds rain,
 但見胡風起。Only the Tatar wind blowing.
 亂極治必形，When chaos is extreme, peace takes shape;
 塗泰由積否。A smooth road follows accumulated hardships.
 方欲滌遺氛，I am about to cleanse the remaining miasma,
 矧乃穢邊鄙。Not to mention those now defiling the frontier.
 眷言悼斯民，Looking back, I grieve for the common folk,
 納隍良在己。The duty of “saving them from ditches” truly lies with me.
 逝將振宏羅，I vow to raise the great net,

⁴⁵ 文帝曾長期為病所苦，有時甚至嚴重到無法應付國家日常政務，「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沈約：《宋書》，卷 68，頁 1790。

⁴⁶ 季父即周王季（又名季歷），泰伯幼子，周文王生父。周王季並曾親自率領對於「蠻族」戎的遠征。辛生即辛有，為周太史，曾於伊川（位於今河南境內）見到有人披髮祭祀，預言此地雖為華夏，但在百年內必然成為戎人居住之地。參見《春秋左傳注疏·僖公十五年》，卷 15，頁 247。

⁴⁷ 這句指北方非漢民族的入侵導致西晉陷落。

一麾同文軌。With a single shake unify scripts and wagon tracks.⁴⁸
 時乎豈再來？When the opportune time passes, it will never come round again,
 河清難久俟。One cannot wait so long for the clearing of the River.⁴⁹
 駘駘安局步，While nags are content with confined steps,
 騏驎志千里。A handsome steed aspires to go a thousand leagues.
 梁傅畜義心，The tutor of Liang cherished righteous intent;
 伊相抱深恥。Minister Yi harbored profound shame.⁵⁰
 賞契將誰寄，Where should such intimate understanding be found?
 要之二三子。It must be sought among the various gentlemen.
 無令齊晉朝，Do not let the courts of Qi and Jin,
 取愧鄒魯士。Become embarrassed by men of Zou and Lu.⁵¹

除了起首與結末的兩聯以及二十一至二十二行外，這首詩特別的地方，在於使用典故不多。詩作的風格直白樸質，類似南方於五世紀初所流行的北方「古詩」傳統，而並非東晉所盛行的玄言詩或當代以顏延之為首、高華的宮廷詩風。這首詩中所用如「自」（自從）、「矧」（況且）等具有敘事和議論性的詞語，以及設問句之修辭方式，都使此詩與〈景陽樓詩〉靜態與華美的景物描述迥然有別。此外，〈景陽樓詩〉刻意選用不尋常的動詞（如第四聯），聽起來具有現代感。因此，文帝似乎是在有意識地操縱他的詩歌風格，以因應不同的社會場合，最大化擴張在其聽眾身上所產生的效果。在上面這首詩中，少數徵引的文獻典故皆出自商、周與西漢王朝，其高古氛圍符合天子宣詔的典重，並隱隱強調了劉宋王朝所繼承的漢文化傳統，以及相應的劉宋政權之合法性。第十三至十四句，皇帝詩人心繫顛沛流離的百姓，可

⁴⁸ 統一文軌是一統天下的象徵。

⁴⁹ 傳說黃河千年一清。《左傳》：「子駘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春秋左傳注疏·襄公八年》，卷 30，頁 520。

⁵⁰ 梁傅指的是漢朝官員賈誼（卒於 168 B.C.），曾擔任梁王太傅。賈誼有一篇上漢文帝書，討論漢對匈奴的政策。尹相指伊尹，曾建議商湯停止對於夏桀的進貢，以試探夏桀的反應，憤怒的夏桀調動九夷之師討伐商湯，商湯立即謝罪並且恢復職貢。參見〔漢〕劉向：《說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卷 13，頁 444。

⁵¹ 齊與晉是春秋時期（771-476 B.C.）兩個強大的諸侯國。齊桓公（卒於 643 B.C.）與晉文公（697-628 B.C.）以領導諸侯「尊王攘夷」知名。孟子與孔子分別來自鄒、魯，因而「鄒魯」成為文化高度發達地區的代稱。

謂是一種「言語行為」：藉由宣示自身肩負了王者重任，顯示自己是真命天子。

若欲深入理解文帝何以孜孜矻矻地展現皇權，則不得不提及其京口巡幸。京口位於都城以東與長江南岸，具有重要的戰略軍事地位。京口同時也是劉宋皇帝的故鄉，文帝以及他的父親、劉宋王朝的開創者劉裕，皆於此地出生。劉裕的遺囑中特別強調：「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⁵² 在文帝一朝，文帝曾兩次親臨京口。一次是在四二七年，在處決了顧命大臣並粉碎了其中一人的反叛之後；另一次則是在四四九年，此時文帝親掌權位已逾二秩。

文帝第二次巡幸京口，從三月十二日到六月二十三日，停留了約三個月時間，並安排了眾多行程。除拜謁祖父母的陵寢外，還曾饗宴故老「萬餘人」，大赦天下，並特許丹徒以及皇家儀仗行經的郡縣，除了租布減半，亦得免除徭役。文帝在京口頒布的詔令，本身就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檔案。詔書以「北京」——帝國北方的首都——稱呼京口，下令遷移數千家至京口，使城市人口更為稠密。文帝自言：「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⁵³ 《宋書》編撰者沈約認為，文帝的京口之行實為帝國例行的「巡狩」，將此事件分別記錄於《宋書》〈文帝紀〉與〈禮志〉，並且以明顯的非難口吻，批評劉宋之前的晉朝未行巡狩之禮⁵⁴。

我們此處所關心的，當然不僅僅是天子巡幸本身，而是如何將天子巡幸化諸文本展現給讀者——上自隨侍皇帝的一小群朝臣，下至位於都城乃至全國的菁英士族群體。在下節中，我們將會看到文帝於這些場合如何善用他欣賞喜愛的作家。

想像與重塑南方：宮廷詩人顏延之

謝靈運與顏延之無疑是這個時代最傑出的兩位詩人。二人一生興衰皆繫於宮廷政治，特別是劉宋皇子的命運。廣為人知的是：顏、謝二人曾因與文帝之兄劉義真交往過密，於五世紀二十年代遭到流放。卻鮮有人注意，另外一位曾於文帝臥病時長期代為輔政的皇弟劉義康，才是令顏、謝二人於五世紀三十年代遭到覆敗的罪魁禍首。文帝無法阻止謝靈運於四三三年被處決⁵⁵，但是為了顏延之，文帝不僅更為主

⁵² 沈約：《宋書》，卷 78，頁 2019。

⁵³ 同前註，卷 5，頁 97。

⁵⁴ 「然終晉世，巡狩廢矣」。同前註，卷 15，頁 380-381。

⁵⁵ 謝靈運在擔任臨川（今江西境內）內史時，總是出外遊放，「不異永嘉」（永嘉為謝靈運此前的流

動地迴旋干涉，並且成功地將顏延之從劉義康的盛怒中拯救出來⁵⁶。從劉義康處置謝靈運與顏延之的方式，顯示了這位以辦事精幹、腳踏實地而聞名的皇子，確實毫不重視文化事業，同時也突顯出文帝極為不同的政治視野——以文字展演和實行帝國統治的眼光⁵⁷。

顏、謝二位詩人都曾以詩歌頌揚過文帝的京口之行。謝靈運的詩作〈從遊京口北固應詔〉作於四二七年⁵⁸。原文如下：

- 玉璽戒誠信，The imperial seal of jade imparts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黃屋示崇高。The yellow canopy demonstrates superior loftiness.
 事為名教用，While these objects are utilized by the Doctrine of Names,
 4 道以神理超。The kingly Way is transcendent because of divine principles.
 昔聞汾水游，We have heard of the outing of Fen River in the past;
 今見塵外鑣。Today we witness His steeds beyond the dusty world.
 鳴笳發春渚，Sounding wind-pipes set out from the spring shores,
 8 稅鑿登山椒。Stopping the carriages, we ascend to the top of the hill.
 張組眺倒影，From the curtained enclosure, we gaze at the hill's reflection in the

放地)。劉義康因此派人逮捕謝靈運。謝靈運拒絕受執，於是被指控謀反。「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文帝不得已將謝靈運流放至廣州，但謝靈運復受牽連，終遭棄市。參見沈約：《宋書》，卷 67，頁 1777。

⁵⁶ 如謝靈運一樣，顏延之也得罪了劉義康及其親信劉湛 (392-440)。劉義康先是將顏延之貶為永嘉太守，而且打算將他貶至更荒遠之處。但因文帝干涉，顏延之僅被褫奪公職，賦閒在家七年。440 年 7 月，文帝皇后袁齊媯 (405-440) 逝世，顏延之受命撰寫哀策文。數月之後，劉湛因謀逆被處決，劉義康亦遭貶黜，顏延之緊接著便出任顯職，並從此成為文帝的首席宮廷文膽，除因官紀問題而被短暫免職的時間外，顏延之與文帝一直保持著緊密關係。參見沈約：《宋書》，卷 73，頁 1893、1902。

⁵⁷ 《宋書》於其本傳特別提到劉義康缺乏學養、鄙視文化。據記載，劉義康在評論一位極具才幹的官員王准之曾說，只要得到兩三個像王准之這樣的人，便能治理天下，「何須高論玄虛」？有趣的是，王准之的一首五言詩曾遭到他的同僚嘲笑，稱王「唯解彈事」。沈約：《宋書》，卷 60。頁 1624。

⁵⁸ 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37-38；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158。本詩其他的英譯，可參見 Wu, *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p. 84-85; J. D. Frodsham, *The Murmuring Stream: The Life and Works of the Chinese Nature Poet Hsieh Ling-yün (385-433), Duke of K'ang-Lo*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vol. 1, p. 171。

water;

- 列筵矚歸潮。Seated at the banquet, we regard the returning tide.
 遠巖映蘭薄，Distant cliffs are half-concealed by magnolia groves;
 12 白日麗江皋。The river's shore gleams in the white sun.
 原隰萋綠柳，The plain is sprouting with green willows;
 墟園散紅桃。Through villages and gardens scatter red peach blossoms.
 皇心美陽澤，The emperor's heart takes delight in the sunny grace;
 16 萬象咸光昭。Myriad things are all illuminated, bathed in light.
 顧己枉維繫，Looking upon myself, I am tethered and bound for nothing,
 撫志慚場苗。Reflecting on my aspirations, I feel ashamed by the garden's shoots.⁵⁹
 工拙各所宜，The skillful and the clumsy each follows what suits him,
 20 終以反林巢。As for me, I should ultimately return to my nest in the woods.
 曾是縈舊想，How could I be so entangled in an old fancy?
 覽物奏長謠。As I view things, I present this long song.

這首詩開頭便點出玉璽、黃屋兩個皇家權力的符號，並敘述其中所蘊含的象徵意義。然而，詩人接著說，雖然這些可見的符號為儒家學說所用，但真正重要的卻是不可見、不可觸摸的東西——標誌著王道超然的「神理」。對於「神理」的重視延續到第三聯。如李善所注，第三聯的第一句用了《莊子》的典故，帝堯於汾水之陽拜訪四子後悵然若失，宛若忘記了天下⁶⁰。第二句的「塵外」也呼應《莊子》，因莊子數次提及真正的聖人「徬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⁶¹。或許有讀者會把這一聯視為詩人刻意提倡某種類型的王權，倡導皇帝應當如同老莊學說中的理想君王一般無為而治；然而更可能的是，謝靈運僅僅是在用清談和玄言詩的詞彙來讚美文帝，表現出四世紀文風對他的影響。

第四聯到第八聯，首先描寫了皇家儀仗的前進，以及從山頂上眺望到的活動與景色。第十五至十六句將重心轉回到皇帝，其恩惠如太陽一般使萬象光昭。之後詩人將目光轉向自己，以弦外之音娓娓自述，皇家恩澤如同煦煦陽光照耀在自己這隻

⁵⁹ 李善注指出，這一聯引用的典故是《詩經·白駒》：「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關於這首詩一般的理解是收攬賢人君子。《毛詩注疏》，卷11，頁378。

⁶⁰ [清]郭慶藩編：《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1，頁6。

⁶¹ 分見〈大宗師〉、〈達生〉二篇。同前註，卷3上，頁268；卷7上，頁663。

被繫留於宮廷的「皎皎白駒」身上，但自己實在愧對這樣的優渥待遇。詩人更渴望化身為鳥，如「歸潮」一般飛回林中的巢穴。這是詩人念念不忘的「舊想」，眼前的春色琳琅更激起了歸家的渴望。

謝靈運的作品無疑很工整，但讀之略感突兀的是，全詩用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17-22 句）強調自己的還鄉之念。此外，於詩篇開頭強調「神理」的重要性，巧妙地淡化了王權之可見的物質象徵，文帝於此又會作何感想？如果我們看顏延之在文帝第二次京口之行時所寫的詩作，我們將會看到深刻的差異。

該詩題為〈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曲阿後湖作〉，作於四四九年四月十一日上巳節⁶²。詩一開頭，以熟悉的手法援引古代先例，為天子出遊建構一個古老可敬的傳統。

虞風載帝狩，Yu's airs give account of the monarch's journey;

夏諺頌王遊。The Xia proverb praises the king's outing.⁶³

春方動辰駕，Toward the sector of spring Polaris moves its chariot,

4 望幸傾五州。And all five provinces yearn for the grace of the imperial visit.

從整首詩的文意脈絡來看，如果第一聯是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待這次出遊，第二聯則切換至複雜的文辭結構來描述空間。出遊的季節是春天，在傳統中國宇宙觀念中，春天屬於東方，此正如同漢代的注家所說，當北斗七星斗柄指東時，便預示了春天的到來⁶⁴。由於傳統上皇帝被視為北辰，文帝此次春遊前往首都建康東方所在之京口，正完美地符合了天體運動，彷彿促成了春天的到來。下一聯提及地處北境、非劉宋王朝所轄的五州，表示當地百姓都以羨慕渴望的目光看待南朝天子的巡行。透過巧妙的修辭筆法，顏延之將一個不利的政治情勢——中國北境非劉宋疆土——轉為優勢。類似的筆法，亦見於上述顏延之冬收詩中的書寫表述。

緊接著的四聯使用了一種可稱為「層遞互進」的技巧。每一聯皆一句寫陸、一句寫水，相互交替（這樣的寫法亦常見於謝靈運山水詩中）。而於水陸交錯書寫

⁶²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31。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4-1055。其他的英譯可參見 Harding, "Echoes of the Past," pp. 218-219。

⁶³ 如李善所注，虞舜於二月往東方巡視（《尚書注疏·舜典》，卷 3，頁 38）。《孟子》記載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參見《孟子注疏》，卷 1 下，頁 4；卷 2 上，頁 33。

⁶⁴ 何休 (129-182)《公羊傳》解詁：「斗指東方曰春。」《公羊注疏》，卷 1，頁 8。

中，每一聯都將時間層層向前推進。從第一聯開始，描述山水神靈如何為天子巡行做準備；第二聯直接將描述切換到皇帝離開御輦（陸）後登上龍舟（水）；接下來的兩聯，都是以第一句描寫陸上巡行儀仗的壯闊，第二句將輝煌的場景轉換到水面。

山祇蹕嶠路，Mountain deities clear the road in the hills;⁶⁵

水若警滄流。The water-god Ruo stands guard over blue currents.

神御出瑤軫，The divine rider alights from the jade-adorned carriage;

8 天儀降藻舟。The heavenly visage descends to the painted boat.

萬軸胤行衛，Imperial guards in myriad chariots proceed one after another;

千翼汎飛浮。A thousand wings speed forward on the waves.

彫雲麗琰蓋，Colorful clouds surround the canopy bedecked with carnelian;

12 祥飈被綵旂。Auspicious wind blows multi-hued streamers.

如果說以上諸聯描繪行進中的天子儀仗，那麼以下八句則為與宴者所見之紀實寫真：

江南進荊豔，River's South: Jing's ballads are proffered;

河激獻趙謳。Watercourse Rapids—the Zhao ditty is presented.⁶⁶

金練照海浦，Golden armor and battle-robos of raw silk illumine the strands of the sea;

16 笳鼓震溟洲。Reed pipes and drums shake the isles and deeps.

藐盼觀青崖，The expansive view takes in blue cliffs;

衍漾觀綠疇。A flowing gaze observes the green fields.

人靈騫都野，Humans and spirits in city and wilderness lift their heads;

20 鱗翰聳淵丘。Scaled and feathered beings swim or fly up from rivers and hills.

在十三至十四句中，兩首歌曲——「江南」和「河激」——無疑都由南朝宮廷樂師演奏，但是若從句法的角度來看，顏延之鑲進這兩個名字，也可以指涉地理區域，也即：「來自〔長〕江的荊豔被進獻／來自〔黃〕河的趙謳被上呈。」長江／荊與

⁶⁵ 李善注引《管子》，山神名為俞兒，會在玉霸之前現身，為之前導（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5）。不過此處的「山祇」也盡可視作一般的山神。

⁶⁶ 李善注引劉向《列女傳》，河津吏的女兒曾向趙簡子獻「河激」之歌。

黃河 / 趙分別代表南方和北方，這一聯於是巧妙地融合了南與北，使文帝成為南北音樂的接受者，成為南北朝向的中心。

第十七至十八句中，對陸景（崖 / 疇）的強調，平衡了前一聯對水景（海 / 溟）的著重，並與下一聯語意構成意義統一的整體。顏延之再次使用了前文談到的「視點轉換」策略，從天子的視野轉換到人靈、鱗翰對天子的仰望⁶⁷。皇帝既是觀望者，也是被觀望者，而這樣的視點是唯有身為第三者——在場旁觀的宮廷詩人——才能夠採取與再現的，這也正是為何在宮廷與帝國的結構中，作為旁觀者和再現者的宮廷詩人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句收束全詩：

德禮既普洽，Now that virtue and rites have spread everywhere,
川嶽遍懷柔。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all mollified.

如李善所注，最後一句參照《詩經·時邁》，頌揚周王的巡視「懷柔百神，及河喬嶽」⁶⁸。通過把「河」（特指黃河）改為更具普遍性的「川」字，顏延之含蓄地將本具有特殊指涉的「嶽」也轉化為一般意義上的「山」。如此一來，此詩儘管仍保持與經典的共鳴，但也通過語意的進一步開拓，使其所指涉的境域不再局限於北方中原。

顏延之另一首於京口撰寫的作品〈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使王權與帝國的再現達到了完美的高峰，堪稱是經驗老到的力作⁶⁹。蒜山因生長野蒜而得名，是一座可以俯瞰長江的平頂小丘。

元天高北列，Primordial Heaven towers amidst the array of northern stars;
日觀臨東溟。The Sun-viewing Peak overlooks the Eastern Sea.

入河起陽峽，Going down the River one sees the Yang Mountains rising;

4 踐華因削成。From its knife-pared cliffs one ascends Mount Hua.

在第一聯中，顏延之建構了巧妙的空間場景，取代其詩作開篇常用歷史（時間）典

⁶⁷ 此處筆者不同意李善將「騫」與「聳」作「驚懼」解。「騫」有昂首之意；「聳」有向上移動或跳躍之意。

⁶⁸ 《毛詩注疏》，卷 19，頁 719。

⁶⁹ 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1-1053；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31。關於其他的英譯版本，可參見 Harding, "Echoes of the Past," pp. 223-224; Wu, *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 93。

故的慣例。「元天」是神話中的一座山，出於已佚的《莊子》舊本。據李善注，其山之高，「四見列星」，但此處詩人很顯眼地強調其位在「北方」。對於天體的觀察在下一句繼續，第二句以「日」起首，「日觀」為泰山東南一峰，由此可俯眺東海。開篇首聯可謂展現了氣象萬千的場景，天與地、山與海，兼具仰望與俯眺。

泰山成為連接第一、第二聯的樞紐，因泰、華二山之峻都會在其他文獻中以削成形容⁷⁰。第二聯環繞兩個北方地景——黃河與華山——以及賈誼〈過秦論〉這一文本構成。李善注例，往往僅注一句直接出處供以探源，但是賈誼名作的整段原文方是解讀顏延之詩作的關鍵所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⁷¹對「陽峽」有許多不同解釋⁷²，但是這一聯的主旨十分明確：詩人強調的是維護秦朝首都咸陽的著名天然屏障。

開頭數句展現出北方的壯闊風景。然而戲劇性的轉變發生了：

巖險去漢宇，The steep defiles had long since left the Han realm;

衿衛徙吳京。The collar-and-girdle defenses have moved to the Wu capital.⁷³

流池自化造，The flowing moat was originally fashioned by the Creator;

8 山關固神營。The mountain passes are truly the work of gods.

藉由「吳京」與「漢宇」的並置，詩人把「吳」——無論是首次以建康為都的吳國，或是江南地區本身——置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最值得注意的是，詩人一手改天換地，竟將北境的山川移至南方，宣稱這些陡峭的天險已離開漢土，徙置建康。當然，詩人所說的乃是長江與蒜山這些環繞著帝都的天然屏障。作者用

⁷⁰ 李善注引《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四方。」

⁷¹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48，頁1693；李善注：《文選》，卷51，頁2236。

⁷² 李善認為「峽」與「陜」通，引東漢王逸對「陜」的解釋：「山側」。李善注並引《史記》，認為「陽峽」即是「陽山」（即今內蒙古狼山）。秦將蒙恬奉命築長城，「渡河據陽山」（司馬遷：《史記》，卷88，頁2566）。雖然這一註解可以幫助理解此聯對賈誼〈過秦〉的用典，但李善提供的文獻證據並不充分，因王逸將「陜」釋為「山側」僅適用於其所在的獨特語境，即作為「山陜」一詞中的「陜」。因與次句形容地貌的詞語「削成」處於對應位置，「陽峽」可能不是地理名詞，而只是形容灑滿陽光的峽谷。這裏的峽有可能指三門山（較為人熟知的別名是砥柱山）。故這句詩也可譯為“Entering the River one sees the sunny gorge rising”。

⁷³ 「巖險」與「衿衛」二詞引用自東漢作家張衡（78-139）〈西京賦〉（參見李善注：《文選》，卷22，頁1025）與〈東京賦〉。

「造」與「營」來形容造物者對於地勢地形的經營，這兩個強調人力構建與人為塑造的動詞，正好巧妙地形容詩人本身如何以天神般的巨力移山倒海，將異域地景挪移至南方。

園縣極方望，In the mausoleum county sacrifices are made to the entire spectrum
of deities;

邑社摠地靈。Upon the altar of the sepulcher town, all earth gods enjoy the
offerings.⁷⁴

宅道炳星緯，The territories of the imperial residence are illuminated by stellar
constellations;

12 誕曜應神明。The birth of radiance corresponds to Divine Brilliance.⁷⁵

在頌讚京口的地標後，詩人描寫京口作為劉宋王朝祖居的重要性。文帝祖父母的陵寢位於京口，每當文帝巡幸京口，必前往拜謁致敬；文帝也對四方神靈和地祇進行確認和展示其統治合法性的祭祀。顏延之對京口的描述，從環繞周圍的自然景色到位處郊區的皇家先祖安息之地，再將視角聚焦至城市中的皇居，即文帝誕生之所。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一至十二句巧妙地使用了與第一聯類似的手法，將星與日（「神明」）並置參照，如此一來，不僅原屬北方的天險被移置到了南方，連天體也在南方帝國上空綻放出燦爛光輝。

接下來的三聯又將筆鋒轉向帝王的出巡：

睿思纏故里，Sagacious thoughts linger over the native place;

巡駕弔舊垆。The imperial carriage circles the familiar suburbs.

陟峰騰輦路，Scaling the peak, the route of the royal palanquin soars;

16 尋雲抗瑤蕩。Seeking clouds, the corner eaves of jade turn upward.

春江壯風濤，On the spring river surge powerful wind-blown waves;

蘭野茂稊莢。Over the lush plain, plants are sprouting and budding.

車駕的環行與皇帝情思「纏弔」故里相應，而這一聯中橫向的移動，恰與下一聯縱向的登升相對應。第二聯的「騰」與「抗」，分別形容御輦行經的路途與樓臺向上

⁷⁴ 漢朝皇陵設置看守者，稱為「陵邑」。

⁷⁵ 「神明」指太陽；參見《史記》張晏（生存約二至三世紀初）注。司馬遷：《史記》，卷 28，頁 1382。

翻飛的角簷，常稱「飛甍」；但這兩個動詞也形容了人類的動作——從輦路登（騰）至山頂，視角也隨著樓臺的飛簷而望向浮雲。「抗」在這裏是一個精心挑選的用詞，因為此字的多層次意涵可以在這一句的解釋中並存：揚昂的飛簷似乎「抵抗」或「支撐」著雲朵，而人類的視線亦隨流雲與飛揚的屋簷相「抗」。這一聯充分展示了顏延之卓越的詩歌造詣。

第三聯由山頂俯瞰水／陸的書寫，平衡了上聯對上升行動的描繪。江水春潮漫漲；平原因春草而青翠。春色的茂盛繁榮將場景帶到了下一聯，天子恩澤廣施於萬物，而皇帝對於故居之情感也延伸到帝國「窮遠」之處：

宣遊弘下濟，With far roaming, imperial grace is widely propagated below;
 20 窮遠凝聖情。His sagely feelings are focused on the farthest regions.
 嶽濱有和會，All come to the joyful assembly on the hill,
 祥習在卜征。Auspicious portents having abounded in repeated divinations about
 the journey.⁷⁶

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句，如李善所注，是對古典文本的呼應。「嶽濱」出自《國語》，齊桓公稱霸，諸侯來服。「和會」典出《尚書》：「四方民大和會。」⁷⁷ 此次「和會」在周公新建的洛邑舉行，後來洛陽成為東周的首都。這與南朝的狀況無可避免地產生共鳴——隨著西晉的陷落，建康成為東晉乃至於今日劉宋的首都。下一聯亦藉周王朝作為弦外之音，而開啟詩的尾聲：

周南悲昔老，I am grieved by the old man of the past to the south of the Zhou
 capital,
 24 留滯感遺氓。Moved by how he remained, having been left behind;
 空食疲廊肆，But I, with my sinecure in court, have fallen prey to fatigue:
 反稅事巖耕。I would like to go home for relief, plowing beneath the cliffs.⁷⁸

⁷⁶ 《春秋左傳注疏·襄公八年》，卷 32，頁 556：「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

⁷⁷ [春秋] 左丘明：《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卷 6，頁 242：「嶽濱諸侯莫趕不來服。」《尚書注疏·康誥》，卷 14，頁 200。

⁷⁸ 李善將「稅」作賦稅解，似乎認為詩人表示希望通過退隱農耕來繳納王稅；但是「反稅」於中古早期從不用來表示繳稅。筆者以為將「稅」當作「休養」解，如曹植（192-232）〈應詔詩〉：「稅此西墉」。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447。「稅」亦有「自由、釋放」的意涵，可用以形容為家畜釋軛。

第二十三句的「周南」意指「周都之南」，也就是指洛陽。昔老，李善認為指漢太史司馬談（卒於 110 B.C.）。司馬談無緣隨從漢武帝前往泰山封禪，發憤而卒⁷⁹。從李善起，許多詩論者持此典故認為，顏延之並未真正隨從文帝出巡。筆者贊同陳祚明（1623-1674）的理解，陳認為顏延之確實參與了文帝的巡行，此處僅將司馬談作為自身的反照而已。換句話說，顏延之為自己參與巡幸而深感幸運；他唯一感到羞愧的是，自己雖接受了皇家俸祿，卻毫無作為⁸⁰。不過，末句「巖耕」一詞卻透露了顏延之一向的狂傲性情⁸¹：李善注引有關西漢隱士鄭子真（約活動於西元前一世紀）的一段話：「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⁸² 詩人的潛臺詞似乎是說，隱耕於巖石之下的他，照樣可以名動京師。李善注一如既往，閉口不提引文的上下文語境，而上面這段話的背景是揚雄的論點：一位有德之士可獲得不朽名聲，這卻不是國君以聲望或權力所能企及的。

一邊是開創了一部史學巨著的朝廷太史，一邊則是以詩篇為宮廷與王朝留下輝煌紀錄的詩人；通過這兩種形象的反差和聯繫，詩歌的尾聲饒富趣味。這首詩體現的帝國榮美和詩人對個人榮名的追求，巧妙地交織在一起。然而，顏延之的小眾菁英讀者，尤其是皇帝本人，當他們讀到這首詩的尾節時，率先注意到的，可能正是周南遺氓典故背後司馬談錯過的那次巡幸——偉大的君主漢武帝在神聖的泰山舉行的封禪大典。隨著這一層意思，詩篇完美地迴轉到描寫泰山日觀峰雄偉壯闊的首聯，雖然在山巖下躬耕的卑微隱士意象與聳峙群星之上的元天山意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歸根結底，顏延之提到留滯在後的小臣以及巖下躬耕的小民，都只有更突出了帝國的雄偉，因其包容了萬種萬般之人⁸³。

如果將顏延之這首詩的結尾與上面謝靈運的詩加以比較，我們不難發現，在作者自述缺乏能力以及渴望回歸私人生活的方面，兩首詩非常相似。但顏延之表現得

⁷⁹ 司馬遷：《史記》，卷 130，頁 3295。

⁸⁰ 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 16，頁 507。

⁸¹ 顏延之以其性格傲慢偏激、肆意直言而聞名，尤因嗜酒而變本加厲。參見其《宋書》本傳。

⁸² 汪榮寶注疏：《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8，頁 173；引文亦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72，頁 3098。

⁸³ 視隱士為王朝不可或缺之一環——象徵著統治者的寬容——的態度，充分展現在僭臣桓玄（369-404）設法製造了一個隱士（被時人稱為「充隱」）的命令中。房玄齡：《晉書》，卷 99，頁 2593-2594。

較為含蓄，即使在談及自身時，顏延之也用以大漢王朝為比較對象的方式，突顯當今王朝的光榮。顏延之的作品格外體現了何謂宮廷詩歌，並為宮廷詩歌應該如何書寫提供了良好典範：宮廷詩歌並不關乎個人私情，而是關乎代表王權與帝國。指責這類詩歌缺乏個性與自我表述，其實是時代倒錯的一種表現。我們今日概念中的個性、自我表述等實為後起概念，無關乎中古社會。這不是說古代中國沒有個人與自我意識，而是說其內涵全然不同。就本質而言，宮廷詩歌自非「私人」的，但對朝臣而言，這些詩歌卻全然是「個人」的。因為朝臣的個人身分和自我意識繫於他所屬的宮廷、他的王朝、他的家族，他的自我亦無法與他的士族身分意識切割開來。

不論我們是否可以接受詩中將華山、泰山如此壯闊巍峨的北方山嶽拿來比擬一座長滿野蒜的平頂小丘，我們都必須承認資深宮廷詩人巧妙熟練的手法。藉由大膽的想像，顏延之以堂皇的風格展現南方帝國。學者們已討論過顏延之對於典故的創新應用⁸⁴，但是相較於修辭調度，顏延之想像與建構帝國的能力顯然更為重要。六世紀的詩論家鍾嶸（卒於 518）已明確指出顏延之「是經綸文雅才」⁸⁵。顏延之的詩歌想像重構了南方。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顏延之可謂南朝第一位真正的宮廷詩人。

「金陵帝王州」

文帝通過物質與文本建設將建康建造成偉大帝都的想法，於文帝之子孝武帝一朝仍持續進行，並於稍後五世紀下半葉的南齊（479-502）一朝更加強化⁸⁶。一世紀多一點的時間內，建康城已成為南方帝國的驕傲展品與象徵，皇權壯麗與文化輝煌可謂相得益彰。

南齊的創立者齊高帝（在位 479-482）在位時間不長，但他非常關注建康城的營造。南朝時期，每逢正旦元會，殿庭公開擺設白虎樽，凡有直言進諫者皆可取樽

⁸⁴ 參見譚東胤：《顏延之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⁸⁵ [梁]鍾嶸著，曹旭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 270。

⁸⁶ 孝武帝是一位建築狂人。454年建造正光殿與孔廟；459年於玄武湖北岸創建上林苑；461年修建禮殿並開立兩條馳道；462年修築凌室並新建城門大航門（參見沈約：《宋書》，頁 114-129）。孝武帝亦以嗜詩聞名。他的文集原先多達三十一卷（一卷當為目錄），七世紀初尚餘二十五卷傳世（參見魏徵：《隋書》，卷 35，頁 1071）。孝武帝至今仍有不少詩作保存下來，多數來自類書（參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218-1224）。

中酒飲之⁸⁷。四八〇年正旦元會，有人以韻語上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⁸⁸「白門」是首都建康城南門「宣陽門」的俗稱。韻語是在諷刺說，建康城沒有一座真正的磚砌城牆，木柵竹籬都破敗不全。所以白門儘管可以重重上鎖，但只憑殘破的籬笆不足以保衛城市安全。高帝深為此言所動，下令修築城牆。此前，齊高帝亦曾試圖重建宣陽門，卻被官員們說服而放棄此一計畫⁸⁹。如今左僕射王儉(452-489)又再次表達反對意見，但此次高帝堅持立場，說：「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⁹⁰高帝此處引用的是漢朝開國大臣蕭何(257-193 B.C.)的故事，而蕭何被南齊蕭氏皇室視為先祖。故事裏，漢高祖劉邦曾批評蕭何主持的宮室建設太奢華，蕭何回應：「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⁹¹城牆的建立，為建康成為歷史名城開啟了重要的新篇章。

齊高帝的繼任者齊武帝(在位 482-493)統治著一個和平、繁盛的帝國。武帝愛好盛大的景觀，在短暫的統治期間曾多次舉行諸如「籍田」、「講武」等儀式；有一次觀者傾都，皇帝普頒酒肉⁹²。武帝發起了許多營造計畫：四八四年，將武帝建康城外青溪之出生故宅，重修為青溪宮(亦稱舊宮)⁹³；四八七年，於孫陵崗修建商飆館⁹⁴；四八七年修築新林苑⁹⁵以及興光樓，因其外牆塗以青漆而被京城百姓稱為「青樓」⁹⁶。由於敏銳地意識到這些建築無常的本質，武帝在遺囑中特別提及其在位期間建造的三座宮殿，鳳華、壽昌、耀靈：

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為奢儉之中，慎勿壞去。⁹⁷

⁸⁷ 沈約：《宋書》，卷 14，頁 345。

⁸⁸ 蕭子顯：《南齊書》，卷 23，頁 434-435。

⁸⁹ 齊高帝原計畫拆除宋明帝(在位 465-472)時期修造的紫極殿，回收其建材，以構建新的宣陽門。幾位大臣皆上書反對，最終高帝也屈服了。同前註，卷 23，頁 434；卷 28，頁 526。

⁹⁰ 同前註，卷 23，頁 435。

⁹¹ 司馬遷：《史記》，卷 8，頁 386。

⁹² 此次講武舉行於 491 年 10 月 27 日。參見蕭子顯：《南齊書》，卷 3，頁 59。

⁹³ 同前註，卷 3，頁 48-49。

⁹⁴ 同前註，卷 3，頁 54。

⁹⁵ 同前註，卷 3，頁 54。

⁹⁶ 同前註，卷 7，頁 104。

⁹⁷ 同前註，卷 3，頁 62。

武帝深知立言才是更為持久的豐功偉業，因此他時常在朝廷饗宴中命令朝臣撰寫詩篇。《隋書·經籍志》載有《齊讌會詩》十七卷；《青溪詩》三十卷，並隨著一行附註：「齊讌會作。」⁹⁸ 後者無疑收錄了四八四年九月十一日於青溪宮讌會所作詩篇。

與近幾十年來的軍事對抗相比，這是一段與北魏政權休戰言和的時間。四八四年，武帝在玄武湖舉行軍事演習，在一艘船上接待北朝聘使李道固（本名李彪，卒於 501），這當然有展示南方水軍實力的意思。從那時起，南北朝進入和平時代，每年都有使節往返交聘⁹⁹。四九一年，北朝派蔣少游(?-501)擔任李道固副使。蔣少游於工程建築頗有巧思，擔任北朝的將作大臣，時人相信其出使南朝實為受命測探建康宮設計。一位朝臣崔元祖甚至上書齊武帝，請求扣留蔣少游，認為：「豈可令氈鄉之鄙，取象天宮？」¹⁰⁰ 但武帝擔心傷害到兩國的外交關係，而否決這項提議，其後「少游果圖畫而歸」¹⁰¹。

同年，謝靈運的族裔、著名的宮廷詩人謝朓(464-499)撰寫了〈入朝曲〉。這首詩是十首〈鼓吹曲〉的其中一首，受年輕的隨王蕭子隆(474-494)之命所作¹⁰²。儀仗隊在馬背上演奏鼓吹曲是諸王與高官所能享受到的殊榮。這首詩描述了皇子入京的場面。歌曲作為儀仗出行的一部分，可以不斷地重複再重複，同樣，歌詞無關乎真實經驗，而是一種典禮儀式之描述¹⁰³。這首詩作是對於皇子、建康和南方帝國的著名禮讚。

江南佳麗地，Jiangnan is a lovely land,
 金陵帝王州。Jinling the domain of emperors and kings.¹⁰⁴
 逶迤帶綠水，Winding off, sashed by green waters,
 迢遞起朱樓。Far away there rise crimson mansions.
 飛甍夾馳道，Soaring eave-tiles line the Imperial Way,

⁹⁸ 魏徵：《隋書》，卷 35，頁 1084。

⁹⁹ 蕭子顯：《南齊書》，卷 57，頁 989。

¹⁰⁰ 同前註，頁 990。

¹⁰¹ 李延壽：《南史》，卷 47，頁 1173。

¹⁰² 李善注：《文選》，卷 28，頁 1331；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414。

¹⁰³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20，頁 293；曹融南校注：《謝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卷 2，頁 454。

¹⁰⁴ 金陵是建康的別名。

垂楊蔭御溝。Hanging willows shade the Royal Moat.

凝笳翼高蓋，Drawn-out notes of pan-pipes flank the high canopy;

疊鼓送華輶。Steady drum-rolls escort the splendid axles.

獻納雲臺表，A presentation of memorial on Cloud Terrace—¹⁰⁵

功名良可收。Deeds and fame may truly be obtained.¹⁰⁶

就像中國的古建築一樣，中國古典詩歌亦會回收詩歌的建築材料。如同齊高帝希望以劉宋故宮的材柱重建宣陽門，謝朓詩中的首聯源於曹植歌頌長安城的詩聯：「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¹⁰⁷ 然而，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在謝朓這一聯中，「可愛的不僅僅是這座城市，更是整個江南」，江南是「新的帝國中原」¹⁰⁸。沒有其他的詩句能像此聯般簡潔明快地點出建康城在這個時代的新意義。

誠如宇文所安分析所述：這首詩的直線進程，模仿了皇子向政治中心的逐漸行進。在第二聯，從遠處眺望城市的輪廓；到了第三聯，筆直的大道引領著視線的移動，將注意力聚焦於皇城；第四聯，鼓吹（鼓、笳）的描寫引導皇子及隨從儀仗繼續前行；末聯到達終極目的地——「雲臺」，皇子於此處將詳述政績的奏表上呈天子，作為回報，皇子作為帝國功臣，肖像將被高掛在雲臺之上。「獻」與「收」二字的經濟交換在末聯達到平衡，同樣地，皇子政績的書寫再現，以及皇子肖像的繪畫再現，亦相互對應。從邊緣來到中心的藩王最終得以永留此地——雖然不是肉身，而是繪出的肖像。

去政治化的可愛江南是後世詩人所關注的焦點，但在此時，「莫非王土」才是南朝宮廷詩人的首要關心所在。大約與謝朓作〈入朝曲〉同時，另一位與謝朓同被視為五世紀末最傑出的宮廷詩人沈約，創作了頗有意趣的組詩〈游鍾山詩應西陽王

¹⁰⁵ 雲臺是漢明帝（在位 57-75）懸掛二十八位功臣畫像的地方。

¹⁰⁶ 基於宇文所安譯文。參見 Stephen Owen, "Jiangnan from the Ninth Century On: The Routinization of Desire," in *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 ed. Ping Wang and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89-190。其他英譯本，可參見 Richard B. Mather,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Three Lyric Poets of the Yung-ming Era (483-493)* (Leiden: Brill, 2003), vol. 2, pp. 64-65。

¹⁰⁷ 李善注中引用了此聯（《文選》，卷 28，頁 1331）。這一聯出自曹植〈贈丁儀王粲〉，亦收入《文選》，卷 24，頁 1121。

¹⁰⁸ Owen, "Jiangnan from the Ninth Century On," p. 190.

教〉五首¹⁰⁹。這組詩應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由五個章節構成，而第一首作為組詩的第一部分，闡明了位於建康城北邊鍾山所蘊含的象徵意義：

靈山紀地德，A numinous ridge documents the earth's virtue;¹¹⁰

地險資嶽靈。Territorial defenses depend on a great mountain's numinous spirit.

終南表秦觀，Mt. Zhongnan is marked by Qin's watchtowers;

少室適王城。The Lesser Chamber presses close to the imperial city.

翠鳳翔淮海，An azure phoenix soars over the land between Huai River and the sea,¹¹¹

衿帶繞神垆。Lapels and belts surround the divine plain.

北阜何其峻，How steep is the northern peak—

林薄杳蔥青。Its trees and plants are a towering green.

首聯創造出迴文效果：首尾兩端以「靈」起以「靈」終；「山」、「嶽」是同義詞；「地德」、「地險」中「地」重複兩次。迴文與循環效果給嚴肅凝重的敘述增加了趣味，同時「德」與「險」形成對應，分別暗示著統治者的道德資本與軍事力量。

秦始皇在長安以南的終南山設立戍樓；少室山是嵩山一脈，鄰近東漢和西晉的首都洛陽¹¹²。無論秦漢，每個首都皆有其獨屬的名山。將終南山與秦朝而不是和漢朝連繫起來，在這一聯中創造出時間感的轉變，以及空間上從西到東的移動感。第

¹⁰⁹ 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9-1061；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632-1633。其他英譯，可參見 Mather,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vol. 1, pp. 5-8。李善認為西陽王是劉宋的劉子尚 (450-465)，但筆者以為應指南齊的西陽王蕭子明 (479-495)。劉子尚於 456-461 年為西陽王。沈約在 461 年還是身分模糊的年輕人，正準備以奉朝請起家入仕；其後很快在蔡興宗麾下擔任記室，蔡興宗似乎是當時唯一賞識沈約才華的高官，沈約擔任此職直到蔡興宗去世。八十年代初期，沈約受到皇太子蕭長懋 (458-493) 的青睞，才開始獲得更重要的位置。沈約隨後在首都度過很長一段時間，直到 494 年短暫外任。皇太子的弟弟蕭子明於 485 年封西陽王，於八十年代後期或九十年代初，命沈約這位已詩名卓著的作者撰寫組詩是很可能的。皇太子蕭長懋與文雅的弟弟竟陵王蕭子良 (460-494) 皆是虔誠的佛教徒，由於他們的支持，佛教於南齊永明時代 (483-493) 更加昌盛。組詩的其中一首專門稱頌鍾山的僧人，雖然這不構成確鑿的證據，但比起 460 年代，這一首似乎與永明時期的氛圍更契合。

¹¹⁰ 《管子》：「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李勉註釋：《管子今註今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卷 24，頁 462。

¹¹¹ 淮海是對南方的傳統指稱。

¹¹² 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59。

三聯中，時間與空間的進程又再次被提起，這一聯以鳳凰翱翔南土的圖像開頭，實為南方帝國建立的象徵。而句中的「衿帶」一詞，讓我們回想起顏延之詩中的「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雖然並不似顏延之陳述得如此明確，但沈約也在隨著詩歌的進展大力「移山」：在這精密鋪墊之後，鍾山終於以青翠聳拔之姿出現於最後一聯。

接下來三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觀照這座山，並以最後一首描繪皇子出遊作結。第二首詩持續「地」的主題。

二

發地多奇嶺，Issuing forth from the earth it has many remarkable peaks,
 千雲非一狀。Encroaching into the clouds, never of the same appearance.
 合沓共隱天，Gathering and crowding, they conceal the sky;
 參差互相望。Jagged and serrated, they look upon one another.
 鬱律構丹巘，Twisted and steep, crimson bluffs are constructed;
 峻嶒起青嶂。Tiered and towering, thus built are the blue rocky screens.
 勢隨九疑高，Its momentum is as lofty as the Nine Doubts,
 氣與三山壯。Its spirit as majestic as the Three Mountains.¹¹³

三

即事既多美，Facing the mountain is already full of wonders;
 臨眺殊復奇。Looking afar from it is truly marvelous too.
 南瞻儲胥觀，To the south one beholds Chuxu Tower;
 西望昆明池。Westward one gazes at Kunming Pool.¹¹⁴
 山中咸可悅，Everything is delightful in the mountain:
 賞逐四時移。Our enjoyment changes with the four seasons.
 春光發壘首，Spring's rays spread from the high hilltop;
 秋風生桂枝。Autumn wind rises from cassia boughs.

四

¹¹³ 九疑山位於今日之湖南，傳說中的舜帝便葬於此處。「三山」指的是東海三座仙山：蓬萊、方丈、瀛州。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60。

¹¹⁴ 儲胥觀與昆明池皆為漢武帝於長安所建樓池。同前註。

多值息心侶，We frequently encounter companions of calmed mind,¹¹⁵
 結架山之足。Who constructed their abodes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八解鳴澗流，The Eight Liberations resonate with the currents of the ravine;
 四禪隱巖曲。The Four Dhyāna heavens are hidden in the bend of the winding
 cliffs.¹¹⁶
 窈冥終不見，Profound and subtle, unseen in the end;
 蕭條無可欲。Tranquil, relaxe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esired.¹¹⁷
 所願從之遊，My wish is to roam with them,
 寸心於此足。My mind will thereby become content.

五

君王挺逸趣，The Prince is given to a lofty mood;
 羽旆臨崇基。His feathered pennons come to the grand base of the mountain.
 白雲隨玉趾，White clouds follow his jade-like footsteps;
 青霞雜桂旗。Blue mist mingles with cassia streamers.
 淹留訪五藥，Tarrying, he seeks five medicines;
 顧步佇三芝。Pacing around, he pauses by the three zhi-plants.¹¹⁸
 於焉仰鑣駕，Thereupon I look up to his carriage with admiration,
 歲暮以為期。And hope to make a date for the year's end.

如馬瑞志 (Richard Mather) 所言，第二首詩從第三到第六句，四句句首皆使用連

¹¹⁵「息心」是梵文「śramaṇa」的翻譯，意指佛教僧侶。同前註。

¹¹⁶「八解」指禪定的八種階段。「四禪」指四禪天，指信徒通過禪定可以達到的四種境界。

¹¹⁷如李善所注，「窈冥」一詞出於《老子》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李善也引了王弼注：「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針對「不見」與「無可欲」，李善注又引了《老子》第三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另一方面，「蕭條」作為一個當代語詞，最好從《世說新語》的兩段引文脈絡去理解：一是〈品藻〉第二十二條周顛 (269-322) 之言「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另一則是同篇第三十六條孫綽 (314-371) 自述：「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參見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16、521。

¹¹⁸李善注引鄭玄 (127-200)《周禮·疾醫》的註解：「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但是五藥同時也是佛經中指稱各種藥材的術語，其具體內容不一。同樣地，雖然李善注引葛洪對「三芝」的解釋，但這是一個可指涉各種不同菌類植物的詞語，也是談到煉丹時的常見用詞。

綿詞，「以創造出高聳險峻的感覺」¹¹⁹。需要補充的是，這些連綿詞既有雙聲也有疊韻，皆可於漢賦尋得出典¹²⁰。若賦是一棵巨木，這首詩可謂是一株盆栽，對眼前山巒的縮小文字複製。雖然篇幅短小，這首詩的結構卻相當緊湊：第二句中提及的「雲」，將詩作引領至第三句的疊韻詞「合沓」（中古音 *hop-dop*）¹²¹，賈誼於賦中亦用此詞來形容流雲。而第三聯中所使用的幾個動詞如「構」、「起」，經常被使用於建築營造（讓人想起顏延之詩中的「化造」、「神營」）。最後一聯令人聯想起兩個地點，其中一個真實存在，卻與傳說中的聖王緊密連結，另一個則是全然虛幻。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處皆非北方地景。

如果說第二首詩是從他處遠望這座山的景色，那麼第三首詩則是從這座山眺望出去的景色，轉換成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季節。季節變化彷彿成為關於風景名勝之標準敘述的一部分，就如同劉義恭與顏延之的〈景陽樓詩〉一般。藉由山腳下「息心」僧侶之頌讚，第四首詩將觀點從自然的角度的觀察，轉換為心靈層面。「隱」、「不見」這類詞語強調出「道」的不可見，卻諷刺地反映在詩人「多值」僧人，僧人的滿足與寧靜形成一幅十分誘人的圖像，反而勾起訪客的慾望，使僧人的「息心」與詩人充滿思慮的「寸心」形成鮮明的對比。

最後一首詩又將視角轉向親王與其隨從。通過「桂旗」、「淹留」這些詞彙，喚起《楚辭》的某些片段，以及道教方士對於不朽的追求¹²²。從某些層面來看，皇子似乎已成為山的一部分：他逸趣之「挺」拔就如同群山「發」於平地；白雲跟隨皇子的白玉足趾，而山間飄流的薄霧，被各式植被染上了青綠色，與桂旗交織。皇子逐漸融入山中，進一步展現於第三聯，皇子在芝草間徘徊留連。此處暗中呼應的是繫於淮南王劉安臣下所作的〈招隱士〉。這篇著名的辭賦描述了幽美山景，以及山中徘徊忘返的「王孫」：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

山氣隴嶺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

¹¹⁹ Mather, *The Age of Eternal Brilliance*, vol. 1, p. 6.

¹²⁰ 李善注針對第一個連綿詞「合沓」，注引了謝靈運的詩句「巒隴有合沓」來解釋（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60）。李善注也許沒錯，因沈約確實深受謝靈運影響，但此詞的真正出處乃賈誼〈旱雲賦〉：「遂積聚而合沓。」（嚴可均輯：《全漢文》，卷 15，頁 208）。

¹²¹ 與「沓合」意同。

¹²² 李善注：《文選》，卷 22，頁 1061。

蟻狖群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

……

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¹²³

若從這個脈絡來看，沈約詩歌的結尾，實則是對於〈招隱士〉巧妙地再創作——被美麗山色所吸引的親王，如今被說客督促著，應當從山中回歸，履行自己的職責。雖然詩人沒有以自身能力缺乏的傳統謙詞作結，但如果此詩作於永明時期，考慮到沈約此時作為資深朝臣以及皇太子所尊寵的家令，應皇太子的幼弟之命作詩，則如此作結也似無不妥。

不論沈約是為哪一位西陽王——劉子尚或蕭子明——撰寫詩篇，這兩位早夭的皇子，都未能經歷「歲暮」。宋、齊二朝充滿血腥政變與陰謀。在宮廷詩歌光鮮的外表下是暴力的現實，這或許使創建話語秩序成為更為迫切的任務。

「紫陌」？：帝國王權書寫的新變

六世紀時，因梁武帝（在位 502-549）一朝的長治久安，使宮廷詩歌達到鼎盛。梁武帝本人也是詩人，不僅與謝朓、沈約等人交遊甚密，也是南齊竟陵王的座上常客。有梁一代，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人物是那些博學儒雅、才氣縱橫的皇子們，尤其是皇太子蕭統（501-531），以及在蕭統早逝後繼為太子的蕭綱。

這個時代經常回顧建安時期，對王權與帝國的再現亦深受影響。對於《文選》的編纂者蕭統而言，曹魏統治者的文化風采深具魅力，正是《文選》的選擇及編纂，使建安時代曹氏家族所引領的文學盛世這一建安圖像普遍為人所接受¹²⁴。如果說劉宋、南齊兩朝，南朝宮廷以上古三代與秦漢作為主要的參考框架，那麼有梁一代，則經常可見將曹魏宮廷作為範式。下文討論梁朝傑出宮廷詩人劉孝綽之詩時，將闡釋此一特徵¹²⁵。通過細讀，尤其是著眼於詩中看似無甚大礙的文學用詞「紫

¹²³〔宋〕洪興祖編：《楚辭補注》（臺北：天工書局，1989年）。

¹²⁴對建安時期如何被建構為一個文學時代，筆者另有詳細論述，茲不贅。參見田曉菲：〈宴飲與回憶：重新思考建安〉，《中國文學學報》第1期（2010年12月），頁21-34。

¹²⁵Xiaofei Ti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1-557)* (Cambridge,

陌」，本節將展現建立於五世紀的宮廷詩歌傳統，在六世紀如何有所承繼與創變。

劉孝綽的詩作題為〈春日從駕新亭應制〉¹²⁶。位於建康西南並且可以俯瞰長江的新亭，曾是第一代北方僑姓士族著名的飲宴之地，並以感懷北土喪亂而對泣的故事為人所知¹²⁷。整個南朝時期，新亭都是公讌與祖餞的名勝所在¹²⁸。雖然我們不知道劉孝綽這一首詩的繫年，但是詩名中「應制」如同「應詔」，表示因應皇帝命令而撰寫，這位皇帝非梁武帝莫屬¹²⁹。

這首詩以黎明出遊發端：

旭日與輪動，The sun rises: carriage wheels start rolling;

言追河曲遊。We set out on an outing matching the excursion at the River's bend.¹³⁰

紆餘出紫陌，Winding along, we emerged from the Purple Course;

迤邐度青樓。Meandering, we passed the blue mansions.

第一句點明時間（旭日東升）與事件（出行），日昇的意象——太陽經常被描述為御車橫越天際——以及渾圓如日的滾動車輪，這兩幅圖像的並置創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視覺效果。因為太陽是皇帝的傳統象徵，詩人其實已相當明白出遊者的身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127-129.

¹²⁶ 這首詩有一個有趣點值得討論，即詩中幾乎所有的用典都可從《文選》一書中找到，而據聞劉孝綽曾參與《文選》的編纂。參見釋空海：《文鏡秘府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頁163。不論劉孝綽是否為決定《文選》選錄內容的主要人物，對於年紀小他二十歲，並且熱情仰慕他的年輕皇子蕭統，劉孝綽一定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力。參見〔隋〕姚察：《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33，頁480。此詩的其他英譯，可參見 Ping Wang, *The Age of Courtly Writing: Wen xuan Compiler Xiao Tong (501-531) and His Circle* (Leiden: Brill, 2012), pp. 135-136。

¹²⁷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頁92。宋孝武帝討伐弑父的兄長劉劭並於新亭即帝位，此時新亭會更名為中興亭。沈約：《宋書》，卷6，頁110。

¹²⁸ 略舉數例：范雲離開建康赴任外州時，曾撰有〈之零陵郡次新亭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550）。謝朓送別范雲，撰有〈新亭渚別范零陵雲〉（同前書，頁1428）。梁、陳（557-589）二代的傑出作家徐陵（507-583）撰有〈新亭送別應令〉（同前書，頁2532）。蕭綱亦有詩〈侍遊新亭應令〉，同樣描述送別宴會，並於首聯描述了當時場景「神襟愍行邁，歧路愴徘徊」（同前書，頁1931）。而徐陵的詩也用了類似措辭：「神襟愛遠別，流睇極清漳。」

¹²⁹ 劉孝綽於梁武帝天監（502-519）初年開始入仕。姚察：《梁書》，卷33，頁480。按：「應詔」或「應制」專指奉皇帝之命而寫，若作品應皇太子之命則稱「應令」，應諸王命則稱「應教」。

¹³⁰ 「河曲遊」指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北遵河曲」。此外，該書中曹丕回憶舊日，用「輿輪徐動」一詞描述出遊情形。李善注：《文選》，卷42，頁1895-1896。

分¹³¹。修辭的巧妙姑且不論，如果放在文學史發展的脈絡來看，最驚人的是劉孝綽明確地將曹丕的河曲之遊視作典範。早期詩人當然也曾利用建安詩文的詞語與意象（如謝朓於〈入朝曲〉中化用曹植詩聯即為一例），但這裏的差異之處在於：就和顏延之使用「周御」及「夏載」或是謝靈運引用帝堯汾曲之遊一樣，劉孝綽將曹丕的遊覽作為典故使用。

第二聯的「紫陌」與「青樓」在後世傳統中是常見用語，以致現代讀者對之熟視無睹。然而，若我們將這些用語回歸歷史語境，我們會發現在其貌似平常的外表下，藝術技巧卻相當精巧複雜。「青樓」本指外牆塗成青色的豪華宅第，這個詞語的經典出處是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此詩收於《文選》）¹³²。有齊一朝，建康百姓將齊武帝的興光樓稱為「青樓」。雖然這座樓於四九五年被毀¹³³，「青樓」一詞必然可以引發當代人的共鳴，也是建安時期的文本回聲。

在這兩個詞中，「紫陌」更引人好奇。「紫陌」一詞的最早出處同樣是建安時期的文本，見於建安文壇領袖人物王粲的〈羽獵賦〉。該賦如今僅存片段，描寫曹操在鄴城近郊的一次狩獵：「濟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¹³⁴許多現代註釋者將「紫陌」解釋為「京都郊野的道路」或是「郊野道路」¹³⁵。然而，如果說我們明確知道「青樓」何以為「青」，卻似乎從未有人試圖解釋「紫」究為何意。奇怪的是，在現存的中古文學作品中，從王粲之後，「紫陌」一詞的使用即變得至為罕見，一直到六世紀上半葉，這個詞彙才再度出現於劉孝綽、蕭綱、以及蕭綱的弟弟蕭繹（508-555）的詩文中¹³⁶。

從東漢末年到蕭梁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裏，「紫陌」一詞究竟怎麼了？如果這僅

¹³¹「日輪」一詞在中古書寫中常用來指太陽，同時也可指皇帝車駕。

¹³²李善注：《文選》，卷27，頁1287。

¹³³蕭子顯：《南齊書》，卷6，頁88。

¹³⁴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90，頁959。

¹³⁵參見〔魏〕王粲撰，吳雲、劉紹忠注：《王粲集注》（鄭州：中州書畫社，1984年），卷2，頁50。韓格平注：《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195。吳雲注：《建安七子集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12。龔克昌、周廣璜、蘇瑞隆校注：《全三國賦評註》（濟南：齊魯出版社，2013年），頁155。《漢語大辭典》解釋為「京師郊野的道路」，並引用王粲作為該詞彙最早的出處。

¹³⁶蕭綱與蕭繹於詩文中用「紫陌」的例子，見嚴可均輯：《全梁文》，卷14，頁3031；卷18，頁3056。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1937。

是一個單純意謂「郊野道路」的優雅詞彙，照理來說應當常常出現於文學書寫之中，但實際結果卻是相反。然而，若我們跳脫美文書寫而轉向當時不同種類的文獻資料，會發現這個詞彙頻繁出現於國史中，不是甚麼「紫色道路」，而是鄴城西北漳水之東一條河的名字。後趙統治者石虎(295-349)在那條河上建了一座浮橋，稱為紫陌橋，並於鄰近處築了一座紫陌宮¹³⁷。從李百藥《北齊書》所徵引的諸多文獻，以及數篇東魏與北齊的出土墓誌來看，可以證實，直至六世紀，「紫陌」仍被作為河名與橋名沿承下來¹³⁸。南朝作家取字句中「紫」的意涵，用以創造巧妙的對仗，但顯然深知紫陌本義為河川之名。舉例來說，徐陵〈報尹義尚書〉：「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¹³⁹白溝是運河之名，二〇四年曹操將白溝疏鑿至濟水，並於二一三年連結到漳水¹⁴⁰。白溝與紫陌對舉，強調了他們作為地名的共通性質。

就現存文字材料來看，劉孝綽是繼王粲之後第一位將「紫陌」用於詩賦文本的詩人，運用其色彩意涵與「青樓」搭配；蕭梁諸王繼其後塵。此後紫陌進入文學領域，並於美文書寫中廣泛使用¹⁴¹。五八〇年，鄴城成為廢墟，當地地名亦隨之為人淡忘，後世讀者承繼了文本傳統，但似乎遺忘了該詞的原始意義¹⁴²。如果說對於「紫陌」一詞的歷史耙梳給了我們任何教訓，那麼首先就是，簡單的問題總是值得提出；其次，具有歷史主義精神的解讀，意味著綜合閱讀被現代學科分隔割裂的材料；第三，文學的力量確實能使物質現實不朽，但可能也將之扭曲得完全無法

¹³⁷《太平御覽》注引四世紀之陸翽《鄴中記》，分見卷 73，頁 472；卷 354，頁 1756。浮橋建於建武十一年(345)。參見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年)，卷 10，頁 179。

¹³⁸[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 1，頁 8；卷 2，頁 24。亦可參見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366、435。其中北齊將領乞伏保達(515-570)墓誌寫他「窆於鄴城西北七里紫陌之陽」(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頁 450)。而年輕的北齊親王高僧護(568-573)則是「窆於鄴城西紫陌河之北七里」(頁 464)。

¹³⁹嚴可均輯：《全陳文》，卷 10，頁 3454。

¹⁴⁰[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1，頁 25、42。

¹⁴¹今人所知用到此詞的最著名詩作，當是唐人劉禹錫(777-842)的絕句〈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見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卷 24，頁 702。劉禹錫的詩句源於著名宮廷詩人江總(519-594)樂府〈長安道〉中的一聯：「轟轟紫陌上，藹藹紅塵飛。」遂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569。

¹⁴²北周權臣楊堅下令將鄴城焚燬，並將居民南遷至四十五里外的安陽。[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年)，卷 174，頁 5426。

辨識。若非文學作品中保留「紫陌」一詞，「紫陌」作為一條河的名稱必定全然消逝，雖然當時人一度理解紫陌的真實意涵，但在後世的傳統中，紫陌已成為難以理解的「紫色道路」。

若體味王粲的語意，紫陌和漳浦對舉，「倚紫陌而並征」可以理解為「背向紫陌，並轡前行」。而劉孝綽的詩聯應當被解釋為：「皇家出行隊伍從紫陌河的橋梁上出現，蜿蜒經過青樓。」¹⁴³ 這一聯也明顯回應謝朓〈入朝曲〉的第二聯「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儘管謝朓描繪的是抵達建康，而劉孝綽書寫的則是離開建康。劉孝綽於詩聯開端同樣使用了兩個連綿詞（紆餘 / 迢遞），但是他卻變換了顏色，將「綠水」換成了「紫陌」，「朱樓」成了「青樓」。通過曹魏時期以及當代有所共鳴的詞彙，劉孝綽將謝朓的詩句進行再創作，成就了今昔完美輝映的獨特效果。

詩作繼續，如同車隊的進行，時而佇思，時而淹留，結合自然風景與人為技藝。

前驅掩蘭徑，The vanguard stops for rest on the flowering path;
後乘歷芳洲。The rear chariots pass by fragrant isles.¹⁴⁴
春色江中滿，Spring colors fill the River;
日華巖上留。The sun's splendor lingers on the cliffs.¹⁴⁵
江風傳葆吹，River wind transmits the sound of reed-pipes played by guards of honor;
巖華映采旂。Colorful banners shining against cliff blossoms.
臨渦起睿作，"Coming upon the Guo waters," His Highness composes a divine work,
駟馬暫停輶。As the four-horse carriage temporarily halts its axles.

¹⁴³ 劉孝綽很有可能在指稱建康城南橫跨秦淮河的朱雀桁。

¹⁴⁴ 「芳洲」出自〈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洪興祖編：《楚辭補注》，卷2，頁62。將「蘭」與「芳」置於相互對仗的位置，「蘭」的詞性就和「芳」（香氣芬芳的）一樣轉化為形容詞。「蘭」也有「可愛」的意思，如陸機〈應嘉賦〉：「發蘭音以清唱。」和作為植物之蘭沒有關係。嚴可均輯：《全晉文》，卷96，頁2012。

¹⁴⁵ 有論者指出，這一聯實為對謝朓詩〈和徐都曹出新亭渚〉其中兩句的利用。Wang, *The Age of Courty Writing*, p. 139。謝朓此詩當然也收錄於《文選》。

「臨渦」是曹丕一篇賦作的標題。賦文僅存片段，據現存序文來看，曹丕於曹氏故鄉祭拜先人墳塋後，出發去了渦水，在那裏「駐馬書鞭，為臨渦之賦」¹⁴⁶。劉孝綽巧妙地使用臨渦作為雙關語，指涉曹丕的賦作以及眼前梁武帝所俯瞰的長江。皇帝的淹留，呼應著陽光於巖上花朵的縈繞，承繼著開篇以旭日為天子輿輪的隱喻。

「春色江中滿」這一句除了描寫河水的倒影，也暗示了河水漫漲的春潮。這讓我們想起前文所論謝靈運的詩句「張組眺倒景」，不過劉孝綽的詩句看起來更為現代，因為他並沒有明確地點出「眺」的動作，一切都是含蓄的暗示。劉孝綽另一項著意的巧妙做法，是在七至十句用詞的變換：「江」字重複出現於句七與句九；「日華巖上」於句十顛倒作為「巖華」。這創造出一種迴旋效果，模仿著皇家儀仗在其直線前進的過程中，時而停頓時而淹留。最後，句七至十接合了多種感官，從色彩、太陽的溫暖與亮光、清爽的江風、蘆管的聲音，進而回到群花與旗幟的色彩，再次形成如同漩渦一般的迴圈。這是宮廷詩人書寫技巧的絕頂之作，毫無疑問地，其極具鑑賞力的天子讀者，必然對詩人的才華表現相當激賞。

不出所料，宮臣在結束全詩下場告別之際，向觀眾戲劇化地謙卑鞠躬，未曾忘記將其表演和一個過去的時代連接起來，而那個過去時代的文化榮光，實際上是他在詩作中高度推崇而塑造出來的：

侍從榮前阮，Standing in attendance, I receive more honor than did Ruan of old;
 雍容慚昔劉。Yet in terms of grace, I am put to shame by the bygone Liu.
 空然等彈翰，To no avail do I try to match him in “waving the brush,”
 非徒嗟未遘。Not merely must my Prince lament my “lack of vigor.”

「前阮」與「昔劉」分別指的是阮瑀（卒於 212）及劉楨（卒於 217），兩位都是曹氏的侍從中首屈一指的文學大家。「未遘」是曹丕在〈與吳質書〉中對劉楨的評價：「公幹有逸氣，但未遘耳。」吳質則在回信中評斷劉楨等人「雍容侍從」¹⁴⁷。劉孝綽在此將「雍容侍從」一詞一分為二，分送給阮瑀和劉楨。劉孝綽此處表明，雖然自己也姓劉，卻無望企及劉楨的雍容，尤其是在文學風雅這方面；因此，劉孝綽雖可「彈翰」，但是他的努力都是徒然，甚至皇帝都會發現，他的詩作較諸僅只是「未遘」的那個「昔劉」還要更差。需要特別點出的是，「彈翰」實則巧妙翻

¹⁴⁶ 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卷 4，頁 1072。

¹⁴⁷ 分別見李善注：《文選》，卷 42，頁 1897；卷 40，頁 1825。

轉「投翰」一詞，暗用亦收於《文選》的劉楨〈公讌詩〉：「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¹⁴⁸「彈」作為動詞，其中一項含意確實是「搖擺揮動，前後搖晃」，因此「彈翰」可作搖筆解；然而若從現存中古早期的文本來看，將「彈」用於「翰」是很少見的¹⁴⁹。劉孝綽之所以決定用這個動詞，很可能是「彈」的中古字音（音 dan）與「投」（中古音 duw）相似。正如同顏延之通過自身與司馬談的對比，暗示著劉宋皇帝的遊覽與漢武帝泰山封禪大典的對照，劉孝綽則藉由改換了劉楨的措辭，邀請讀者將劉楨詩歌中的「綺麗」化用到眼前的場景。

劉孝綽的詩作以理想化的建安時代作為基礎，呈現了蕭梁皇權的新視野。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新的視野明確陳述帝國在文學與文化事業中的角色：皇帝親身引領朝臣從事文學創作，因執文壇牛耳而深受讚揚。事實上，曹丕於渦水撰寫賦作時，甚至尚未被立為王世子，只因曹丕後來即位大統，劉孝綽援引此一典故描寫當時情景才算恰當。但曹丕是劉孝綽在尚可被視為遙遠的昔日傳統中，所能找到的最貼切的前代典範。

餘 論

南朝君臣致力不懈地建造一個全新的南方帝國。這樣的創造發生在很多層面上，此處我們僅聚焦於如何以文學與建築對王權，以及對作為南方帝國「圖騰門面」(totemic vestibule) 的首都建康進行再現¹⁵⁰。建康是王權的一個強大標誌，而王權的話語建構與物質建構緊密交織，互為表裏。意義需要文字來表達，文字則需要外部象徵才能鮮明地顯現。正如《歐洲朝廷》一書的引言提醒我們的：

宮廷不僅僅是君主的家以及政府總部。它也可以被視作統治階層的核心、精心規劃的紀念性建築群，以及文化的聚焦點。但是其基本的政治功能，是權力與穩定的宣傳媒介。在神權及政權均被物質符號所左右的時代，宮廷自然

¹⁴⁸ 同前註，卷 20，頁 945。

¹⁴⁹ 在此一文意脈絡下常見的用詞有弄翰、振翰、濡翰。事實上，通過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的檢索統計，僅有兩條搜尋結果使用了「彈翰」：一條見於劉孝綽的該篇詩作，另一條則見於北朝作家與書法家穆子容於 550 年所撰寫的碑銘（嚴可均輯：《全北齊文》，卷 6，頁 3860）。

¹⁵⁰ Greg Woolf 嘗用這個詞彙形容二十世紀的紐約。Greg Woolf, "The City of Letters," in *Rome the Cosmopolis*, ed. Catharine Edwards and Greg Woo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04.

希望成為一個永恆的慶典：雄偉建築、藝術珍品、達官顯要的華麗服飾，不但令人眼花繚亂，而且就連臣民和國外競爭者這些間接聽聞的人都留下深刻無比的印象。¹⁵¹

從宋文帝著名的元嘉之治，到六世紀中的梁朝滅亡，中間經過了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時間。建康於蕭梁期間成為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更為重要的是，從一座城市蛻變而為帝國都城以及文化首都。庾信一首貌似簡單的絕句，作於南方陷落後，庾信永久羈留北土之時¹⁵²：

樹似新亭岸，The trees resemble those on the bank at Xinting;
沙如龍尾灣。The sandy shore is like that of Dragon Tail Inlet.
猶言吟暝浦，I still think that I am chanting at the darkening ford—
應有落帆還。Where a boat with dropped sails should be coming home.¹⁵³

新亭與龍尾灣皆是南朝地名，新亭也是東晉初年南渡僑姓士族宴聚之所，新亭的風光使他們悲泣懷想已然陷落的洛陽¹⁵⁴。在此後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中，南方的宮廷詩人多以北方地名形容南方，但在這首詩中庾信卻翻轉棋局，因長安而回想起建康。

龍尾灣作為一個本地地名，值得我們再次審視——這是一個小地方，是只有建康本地人或是長期生活在建康的居民才能知道的所在。一首南朝流行樂府曾提及此處，而且也曾以此地與新亭相對應：

石頭龍尾灣，Dragon Tail Inlet at Stone Fortress,
新亭送客渚。The isle for seeing guests off at Xinting—
酤酒不取錢，I serve you ale, but I don't take your cash,
郎能飲幾許。How much, loverboy, can you drink after all?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庾信是否聽到過這首浪漫的樂府歌曲，而在他撰寫〈望渭水〉時，腦海中是否不斷迴盪著這首歌曲的旋律。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唯有瞭解建立南方帝國背後漫長的歷史進程，方能深刻地理解庾信的小詩。

¹⁵¹ A. G. Dickens, *The Courts of Europe: Politics, Patronage and Royalty: 1400-180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7), p. 7.

¹⁵²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2406。

¹⁵³ 此句暗引的是梁朝著名詩人何遜（約 518 卒）一首思鄉之作（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頁 1691）。對於何遜此詩筆者在《烽火與流星》中另有詳解，茲不贅。

¹⁵⁴ 《世說新語·言語第二》，頁 92。